

麥子與隊

火野葦平著
哲非譯



\$0.15

書會局

冊數 1

售價 0.40

麥 與 兵 隊

火 野 葦 平 著
哲 非 譯

雜 誌 社 發 行

一 九 三 八

前言之一

譯者的話

『參與兵隊』的作者火野葦平，真名玉井勝，則是日軍中的一個步兵伍長，服務於日軍報道部。關於此人本來的身分履歷，譯者無從查考，僅知目前已升為曹長（營長）。本書和石川達三著的『未死的兵』，雖同係寫了日軍在華作戰的情形，立場却截然不同。在『未死的兵』中，作者是站在人道的立場上輕描淡寫地暴露了日軍的怎樣殘酷，並且暗示出這種殘酷的原由，作者的筆調感傷氣氛異常濃厚，因此在有損軍威的罪名下終於一度瓊瑤入獄。（因紛刑關係現又來華任中央公論特派員）『參與兵隊』的作者却不然，他是被認為『皇軍』中的典型人物的，在思想的深度上，他遠不如石川達三，他對於戰爭及於人性的影響並無深究，對於日軍的種種行為，當然無意暴露，然而在某種程度內，他還能客觀地記載事實，而這也就是我們譯這篇文章的動機。我們固希望日本的從軍人員中有千百個石川達三來暴露他們自己，從而有所覺悟。但在現狀下這畢竟是很少可能的，所以我們只得就其次覓取一些相當客觀的東西，我們相信只要讀者具有幾分正確的眼光，他自能從中看出些甚麼來。再者因為本書是一種動的紀錄——行軍的日記，它定能供給一些有益於我們抗戰的認識，文筆也還相當生動，有時或不免太瑣屑一些，這恐怕作者並不是一個有十分文學素養的作家。但大體上仍無損於我們的瞭解。凡涉及詆毀和誇張之處，則均行刪去。

哲非 九月一日

作者的話

這篇『參與兵隊』是徐州大戰時我在某部隊中當情報員時的日記。我於去年×月×日爲了此次中國事變奉召出征。十一月五日，在杭州北沙敵前上陸，自從那時初次渡過了狙擊着我們的鎗林彈雨起，曾經歷過好幾次的激戰，好幾次的出入於生死之巷，幸而不可思議的現在尚留着一命，仍舊置身在戰場之中。我在戰場的熱鬧中，不絕地經驗着難以形之語言的經歷，在這壯大的戰爭觀念中，一切不知不覺地都變成盲目的了。縱使將來有一天我可以把這種事實形之於文學，也非得在腳踏故土，離開戰場之後，靜靜的回顧既往，加以整理不可。現在則我對於這種偉大的現實，一些也找不出適切的語言。我相信搜索出能適切描寫戰爭的真話，是我今後一生中更有價值的事實。不過現在由於種種的原因，對於戰爭也不想說甚麼。但另一方面則認爲將一個置身於戰場的士兵的直接經驗紀錄下來，也許不是全無意義，所以就毅然的把事實記載下了。再則身在戰場的一個士兵的我是說不定幾時會戰死或遭不測的。本篇是我從自己一隊曾參加戰鬥的杭州灣敵前上陸起，經嘉善、嘉興、湖州、廣德、蕪湖而入南京再折南下，十二月二十六日入杭州城爲止的戰鬥記作第一章；杭州入城後迄四月底爲止，在悅人的西子湖畔任警備時期的駐紮記，當作第二章；將奉命調到軍報道部後，立即奉命參加徐州會戰的從軍記，作第三章。這是因爲我從各個個別角度置身戰場的緣故。其中徐州會戰的從軍日記，是一個兵士的戰場紀錄，是一本稱得上『我的戰記』一書之三部曲中的最後一章。但因某種原因，決定將最後部分先行發表了。唯本文和徐州戰線的全部戰況及作戰並無關係，僅是將我從軍中每日所寫的日記清理一過的東西罷了。固然不好算是小說。

火野葦平 六月十九日



火野葦平

五月四日

天氣晴朗。

出發武裝準備完畢，即到馬淵中佐的屋子去。班長一見我進去，就將致高橋少佐的信和有關係的訓令書寫好，並再三指示我蚌埠情報部的現狀，和前線情報部的部署，之後，就命臨時雇來的侍女拿酒來，說是給我提一提精神。打開麥酒給我倒了一杯，我拿起杯子，一壁慎重其事的嘗味着溢起的泡沫，一壁對於馬淵班長所表示的無限的深刻理解心，很是感觸，因而不覺感到自己肩膀上似乎加上了一付重担子。我取了一個立正的姿勢行一敬禮，就開門出去，但他立即說：『你沒有帶手槍啊，就拿我的去吧。』隨即將莫塞爾的十發手槍給了我。

經過北四川路，通過一片粉碎淒涼的閘北，就到了北火車站。鐵路左近，有陸戰隊的步哨站着。上了火車，人已軋滿，全是軍人，將校佔了大半。上午九時開車，上海的街逐漸遠了。天很熱，即使打開着窗，但悵人的熱風，反使人更感一層暑意。疲倦得很想睡，但因為車中塞得像香腸似的一無辦法，縱使睡了下來，也是到處碰着頭罷了。在蘇州買了一瓶汽水喝。喝進喉嚨覺得非常舒服。許多中國人在賣塞山寺的石印本，口都不開，只將字幅默默在窗口打開。從蘇州起，沿鐵路兩旁都是些繁茂的楊柳樹，水田裏有許多中國孩子在洗澡。火車走近時，就張着手連聲叫香烟香烟。意思就是要我們把自己吸的

烟送他們。到常州車站，看見對過月台上到着一列貨車，上面滿擠着中國人。因為是沒有蓬蓋的車子，所以有的撐着油紙傘，有的戴着笠帽，其中還雜有一個剪髮的漂亮姑娘。有日本兵在分派水和飯團，大概是到上海去的難民。嘴裏不停的嚕哂着，做出爲難的表情，但日本兵一走近，馬上做出笑臉，一走過後，又復突然換了一種表情，不知在嚕哂些甚麼，其中有個好管閒事的光頭在發號施令。車一出龍潭，右手見有輪船走着，心想是揚子江了，只見那邊丘陵凹處一綫黃色的濁流，一艘驅逐艦冒着白浪馳過，再看左手，是天文臺所在的紫金山和綿延蜿蜒的南京城牆。午後四點半到了南京站，向步哨問了路，就朝城門方面走去。上空有十架飛機在飛着，天氣是灼人的熱，兩旁只見全是廢墟，不過路倒是很好。在轉角上，一個同車來的海軍似的人物，在和中國的賣鵝孩子辦交涉。沿堤有一百隻光景的鵝伸長頸子在叫着。孩子追上去的時候，百來頭鵝就一齊伸長頸子發出奇妙的聲音，孩子就將一頭的頸子拉了出來甩一下。受了五角銀圓，就連聲『好好』的說着，一面孔管他媽的表情，迅速把鵝驅到野裏去了。我就在那邊搭上一輛黃包車。至挹江門前，見有陣亡戰士的白木塔在，就下車行了敬禮。那塊一丈長餘的碑正面，是『皇軍戰死病沒英靈菩提』。橫裏書有『如日月光明能除諸幽冥』。昭和十三年一月二十日村岡部隊建設，身延山雲洞書等字樣。兩首相對供着花，中間柱着香烟，雖不曉得情報部在那裏，但自挹門江起是一條筆直的大道，走過陸戰隊、軍政部、最高法院、鼓樓公園一直到東和劇場，右上角就見『軍報道部』的牌子。

見了米花少佐，就說『歡迎歡迎，請舒服休息一下吧。』於是再去找一個叫松田的人，將出發時內勤班坂田君托帶來的日本刀交給了他。他馬上就拔出來揮舞一下，說『這樣就可以砍了。』一談之下就曉得松田原一是小倉出身，兩人在中學曾同過學，就不禁令人撫然了。明天幸是一起動身到前綫，洗了個浴就進屋子睡了。蚊虫集來叮我。

五月五日

『你沒有帶防毒面具？這次敵人是拚着命在幹，你一定得帶去。』出發時米花少佐這樣說，並借了一副防毒面具給我。同路的有高谷，情報部寫真班的梅木，新申報的松森，汽車上午八時出發。後來曉得松森也是小倉半國中學出身，在戰地而且同在情報部中，曾踏小倉之土的竟有三人，真是值得欣喜。車到下關船埠取得了渡江證，就從棧橋上船。是一條爲油污染得墨黑的小馬達機船，上面滿是些衣服襤褸的中國苦力，人一動，小船就左右前後的亂幌。我們一上去船就開了。水仍舊是昨日看見的長江黃色渦流。或無膏說是紅色的水，一片淒涼的水。停着的船身爲水浪打得濺濺作聲。單看水面就好像停着的船以相當的速度在航駛着。對岸可以直望，一見不過是泥河般的這條長江，竟滔滔流過三千二百哩的大陸，迄一千五百哩至上游，還可航駛巨船，真是大到嚇人。Tacoma丸、菱丸等名字的汽船，在江上岸邊停着十來艘。沿南京岸壁停着一艘軍旗翻飛的軍艦，江中浮着一條驅逐艦。不久

我們就到了對岸的碼頭。浦口的車站盡情的破壞了，到處都是炸彈孔和彈疤。月台上停着兩列貨車，都是滿載着輸往前綫的糧食以及幾十輛運貨汽車和乘用汽車。兵士們正驅使着中國的苦力忙碌着。高谷君去雇了十名苦力來，命他們把堆在月台上的中國米袋裝上車去。但因為沒有地位了，就裝在載有情報部汽車兩輛的無蓋貨車周圍，裏面都是預備散給對方陣地的傳單。我們坐了情報部的汽車。將近開車時，開到前綫去的部隊就絡繹集中到車站來了。各各上了空軍，行李很多，兵士的座位似乎太少了，大家擠在伸縮不自由的地方。我們汽車週圍也坐了不少兵士，他們似乎從炎熱的路上趕來的，滿身都是汗，軍服都濕透了。上午十點五十分開車。

我乘的一輛是佐伯少佐用的且拉布萊恩式的軍用車，此外還有一個名字甚為漂亮的汽車手花咲浮藏君。坐墊極軟，所以很感舒服。周圍都是曬在旺太陽下的兵士，看他們不舒服的擠在狹隘的地方，心中甚感不安，但因汽車中也滿是貨物，所以不安雖感不安，也只好忍着了。兵士們有的在帽子上蒙着手巾，有的手帕。大陸上五月的陽光，射下來的熱氣着實窘人，飛吹來的風都是蒸熱的，有二三名兵竟鑽到了汽車底下來，說這裏是特等席。這一列軍用車上的兵士，大概是屬於不少部隊的。問訊之下，曉得在我們這節貨車上的，是伊豫松山的部隊。我的父親就是伊豫出身，自己也曾去過四國好幾次，所以對這名字很有些懷戀。車行很慢，到蚌埠要十二小時，感到有些無聊，兩旁盡是一望無際的麥田，不很看見有水田，也並沒有甚麼高山，有時唯見有丘陵河溝而已，不久就連丘陵、水田、河溝都少

見了，光是一片坦然的麥田。鐵路兩旁楊柳和荊棘花樹相間成行，繁密得令人有處身於墜道之感。這很使心中爲之爽然。兩側一望無際的青青麥田，漫無止境的延續開去，茫茫原野只偶見有幾處人去樓空的殘垣敗壁的部落而已。但時時可見瞭望台般的堡壘，在槍眼左近有成羣的鳥鳴着甚麼東西來往飛着，似乎在上面築着巢。麥田裏有時有白鷺飛來追逐火車飛着，但不見半個人影。僅僅偶見有警備隊的粗陋小屋，上面插着日旗，有日本兵在裏面。這也不能算是家屋，只是用相巧的木板、木柱、洋鉛皮等湊攏來急造成的臨時小屋。小屋的周圍築有沙土防壘，預防敵人襲擊。中間有廚房，有罐箱改成的浴池。……我們從汽車上一揮手或帽子，對面也在揮着手，警備小屋中忽然伸出了一張滿面鬍子的面孔，大聲叫喊，不知所云地大喊着『拜托您們啦。』因爲火車走得慢，兩邊就問起部隊的番號和報告起近況來了。『香烟有嗎，給嗎？』的大叫着。火車上匆匆的丟了不少去。麥田像藍海般仍舊無邊無際的繼續着。我在杭州的時候，從各方面得到內地的消息，說戰後國民的緊張情緒，已遠不如事變勃發之初緊張了。這在比較平穩的杭州時，我認爲是大國民的驕傲態度的，雖然憤怒，也還加以原諒。小小島國的日本在這樣空前的大戰中，竟這樣的滿不在意，誠有些不可思議。但自戰場回去的人，在這種輕鬆的空氣中感到喜悅，恐怕也是真的。但現在在這荒涼的戰場中經過，感懷所觸，胸中不禁又對這輩輕薄的國民感到憤怒了。正在木然無感地望着馳去的楊柳和荊棘花樹，突然花咲君在旁說道：『真是詩意啊，好像牧逸馬的小說呢。』我喫驚地望着花咲君，這位詩人的汽車手面孔上汎

現着恍惚的表情，『啊啊，千古的夢憶哪！』他那樣喃喃的感嘆着。『真好地方，我住在長崎縣的五島，要是把那邊附近五十家族移到這裏來做個移民村，真多好啊！中國真大，看了這樣的風景，日本真是不堪了。』他這樣反覆的說着。『可是這輩傢伙來了沒有魚吃，那就糟了。』他又困惑似的說。花咲君非常好講開心話：浦口乘車時的情景啦，過白渡橋，蘇州河上上海租界來啦，在汽車賣買業中佔有勢力的上海白相人啦，有卅塊錢就肯殺人的流氓啦，以及其他許多趣話；十二小時的長長車行，由於有這位詩意的車手在，非常縮短了。在東葛鎮站的屋上，有瞭望兵用望遠鏡向山的方角望着，可見津浦沿綫邊有不少散兵出沒着，列車也充分準備應付隨時的襲擊。自滁縣站起，警備兵就趁上了和四輛裝甲車連結的無蓋貨車押道先走。在滁縣那些身材像熊襲人（種族名——譯者）似的滿面鬍子的警備兵，一壁用着中國人用的長烟管抽着烟，一邊談着誘鼠戰術的話。所謂誘鼠戰術，就是用姑娘作餌，來騙出中國的散兵，但清除散兵的工作却很很不順利。『可是編制誘鼠戰術，那才是一件有趣的騙術呢，哈哈！』士兵們粗暴的笑談着。在嘉山縣站有開水招待，兵士都拿着水筒下去。車上的兵開始睡了，但是因為沒有車廂的台車，想舒舒服服的睡下去是不可能的，大家只好把腿伸在外面，互相靠緊着身子睡。樣子嘈雜得很，一見很危險，但却也不輕易跌下去。上面飛過四架飛機，似乎是到徐州轟炸去的，帶着重重的炸彈飛着。『丟了炸彈飛回來時，不知要快多少呢！』士兵們在那樣的談論着。車子到了一座光禿禿的長鐵橋，大概是促忽間修理過的，有幾條大鐵鍊吊着，橋身相當高，下面

發出濁流的流水聲音，上面立着一塊五杆速度的木牌，車聲格格輪輪噓噓咧咧的叫人不很好受。自石山門起，平均速度爲十杆。隨着太陽西沉，天空的景像也在變了，過臨淮關的時候，開始下起雨來。在時歇時下之間，天已黑了。由於燈火統制的關係，香烟也不能抽，黑暗的火車在黑暗中驅馳着。要是快速力，倒也不去管它，可是格格輪輪慢騰騰地走着機械的慢性，總覺得使人萬分無聊。白天神氣活現高談闊論的士兵們，現在聲息全無了，我也想睡了。可是誰在低聲唱『勝利勇敢』歌，一人唱，大家好像等着似的急急和歌而起，聲音也慢慢高了，末了有擊膝的，有拍傳單袋的，有踏腳的，大家開始合唱起來。

不意往窗外看，只見森森海原似的一片東西，在夜色之中浮現着。一縷水平縷，有時經過的邱陵蜿蜒猶如波濤，甚麼光都不見。士兵的歌聲從『露營歌』轉變到『寄上海』、『愛國進行曲』及『戰友』。我發覺自己不知不覺也和着兵士們在唱時，就曼聲而止，而認爲自己的感傷是可笑的，然而唯其是反省到這種切實的感傷，才是可笑的感傷吧——自己不禁這樣想着。

前面看見了在前綫難得看到的電燈閃光了，在雨勢逐漸加緊之中，車子終於到了蚌埠站。看見月台上有許多士兵在，火車上的士兵也下了車，點過了名後，就從更急激的大雨中出發了。有人在問情報部在甚麼地方。岡田君來了，裝貨汽車也來到月台上。

大家相幫把貨車上幾十袋傳單搬下來，再裝上運貨汽車，立刻運往飛機場。雨傾瀉般落着，一輛

裝不下，但決定先送一車去。從堆滿着枕木的火車上將汽車運到月台。一看車站的鐘是九點〇四分。車站中很見嘈雜忙碌。這時剛才去的場車回來了，將餘下的裝上後，就出發到軍事情報部去，雨益發下得急了。

情報部是一所高大很明朗的二層樓房子，似乎還沒有布置妥帖，樓下亂糟糟的像所空房子。事務所在樓上。當夜就需將傳單交給各飛機隊和各部隊，在離本部四五家門面的一家酒鋪子似的所在，就是存貯傳單的倉庫，將種類分別加以整理好。一會木村大佐、佐伯少佐和出淵大尉來了。『辛苦了，』木村大佐說。『飯準備好了，去吃吧，恐怕肚子早已餓了，』木村大佐這樣一說，我就到本部食堂去吃飯，可是蒼蠅多得討厭，成羣墨黑的。飯吃畢，又去整理傳單的時候，木村大佐又來了，說『洗澡去吧，特別託特務機關那邊煮的水，出了一身汗吧。』告了一個段落之後，就回到情報部，從雨中奔到特務機關去洗澡了。異常舒服。洗好澡又被招去喝熱茶，茶味十分出色，因而喝了很多。據特務機關的人員告訴我，這裏附近的水不很好，含有鐵質，常吃了害胆石病的人很多，所以這裏雖不是大都會，却設有胆石病的專門醫院。怪不得剛才洗澡時肥皂很不易溶解，心想有甚麼礦石成分在，大概就因為這樣故。於是就謝了告辭回來。這時雷鳴交加雨勢更見豪激。時輟時續間電閃發出亞麻質似的青光，接着頭上就轟轟的起了雷聲。『辛苦了吧，請喝一杯。』佐伯少佐打開麥酒說。『明天西伊勢吉運轉手將駕車至高橋少佐那邊去，我也想一起去。』我這樣向木村部長一說，他就說『明天秩父宮要來蚌

埠，你或在這裏的好，但前綫在推進中，要是離遠了，追去恐怕趕不上，那麼還是上高橋少佐那邊去吧，說不定那邊還有甚麼希望。」這樣很理解的說中了自己心裏想說的話，一刻已不得早上前綫，所以決定明日趁汽車追上高橋少佐。

電光閃閃，雷聲轟轟，雨勢一直沒停。

五月六日

天一亮天氣轉晴了，隔夜因為傳單還沒有整理完畢，所以託出淵大尉五點鐘喚醒，但他說他自己起來後，我尙睡著，所以不忍喚醒我。於是我立刻跑到倉庫把傳單整理好，將預備拿到前綫去的部分堆積在高橋少佐的汽車中，高橋少佐的所在地，汽車手西君曉得，我就告別了木村部長和佐伯少佐，從八時出發。出了市郊，土地異常凹凸不平，在低處都積有泥水，是條阡隍的緒土大道。路是很糟，西君却說能走到那裏算那裏。剛才見的青天，忽然又曇雲密集起來，不久又滴落的落起來了。到淮河時，看見松井部隊架設的大鐵橋，這是在鐵船上而架木板而成的東西。右手原有的津浦鐵橋，從中折成兩段落在河中。水是黃色的，車子一近鐵橋，就有工兵跑來囑付緩行。過了鐵橋，就在泥濘的路中走着，所經過的只是僅剩些殘垣頽立的小村莊。車至麥田時，西君說今天到底完了，『還是回去吧，』他說。由於下雨的緣故，道路已化成一片泥濘，車輪徒然轉着，車身却往泥中直陷。『車子脫綫了呢，要是

游擊隊甚麼出來，那才好，昨天也會出現過兩名游擊隊。」他說。於是將車開回去。雨這時下大了，來到剛才那條鐵橋前，車子竟向路的斜傾處滑去，停着不動了。搬稻草，揀煉瓦，任你怎樣，車輪光是空轉，不肯進一步。西君脫掉鞋子，光着足跳進路傍的水潭。「真是了不得，要不快些乖乖的就不興啊！」

五月七日

中國的孩子不知從那裏弄來了一隻掛鐘，一壁噹噹的玩着，一壁在街上奔跑。路旁邊有五六個孩子在賭銅錢，手法很靈巧地轉弄着三顆骰子。梅本君告訴我，擲出四五六者贏，出同數次之一，二，三就算是輸。骰子的顏色已看不甚清楚，他們睜着眼睛嘩嘩的叫着，用磨光的鐵片似的銅錢在賭着。十歲光景的孩子賭錢，在杭州、上海、南京也每天都能見到，雖然賭法各處有不同。

松森君因為要去南京繼續取傳單，十一點鐘趁飛機去，自己就托他帶了幾封信去。因為時間來不及了，僅寫了一封給父親，一封給小倉劉寒吉的信；在給父親的信中，是說此後就要上前方去作徐州的最後大決戰了，好久來雖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但中國人的槍彈決計不會中到我身上來，所以請放心好了；至於寫給寒吉的信中，曾寫了這樣一句歌：

「於此生之休矣今已覺悟，河童之道燦然哉。」

過去在決定杭州敵前上陸的前夜，只許寫極簡單的信，僅寫「終於在敵前上陸了。」至於中國

人的槍彈不會打中等話，當時無論如何也寫不來，這時切實的悲壯性，和目前自己上戰綫的心理，很是不同。這次的從軍，雖說不定也會戰死，但對於目前自己所寫的話，總覺得有幾分修飾性，於是把給塞吉的歌取消了，把它改寫在自己從軍日記的首頁上。因為我想如果自己在戰死之後別人並不能發見這歌，那麼這種修飾就毫無意義。（所謂河童，因為自己是愛好河童故事的，曾收集了關於河童的種種東西，有時又畫河童的畫，因此親戚朋友就常這樣稱呼我。）

同高谷和梅本兩人上街上去散了一會步，走了不遠，就看見前面牆壁上用瀝青寫的『辦理兵役保甲民衆須知』

一，凡中華民國之男子均有服兵役之義務；

二，兵役分國民兵役和常備兵役兩種；

三，男子年滿十八歲就要服國民兵役，經身體檢查合格後，就要服常備兵役。以下十三條，條條都是關於徵兵的嚴肅佈告。過街就進了難民區，那裏有步哨站崗着，沒有本部許可證的人，就不許進去。這是一條沒有甚麼中國大人家的街，一個日兵也不見。只見許多中國人，店鋪都開了。景象的悠閒竟令人不信這是戰地。在一家人家的門上，粘有蚌埠難民復業指導委員會的字樣。過去五六家，是商團組的辦事處，袖口繫有商團腕章，穿黃色海軍服似的警察樣人物，一看見我們就飄然袖子一翻，行着個不三不四的敬禮。我們走進一所叫東亞博愛醫院的醫院去看看，因為今日不是開診日，裏面靜靜

的誰都不在，往左首有格子窗的房間中探首一看，見一個眼睛突出面色蒼白的病婦睡着，裏面走出一個服侍的老太婆來，看見我們就裝出笑嘻嘻的樣子。睡着的女人也馬上跟着在突出的眼珠中露出一副羞澀的神情，歪曲着無力的嘴唇嘻嘻笑了。無論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中國人一看見日本兵，就會照例做出這種笑意來。……在圍有磚牆，上面交懸着太陽旗和五色旗的廣場大門上，粘着一張用紅紙寫的『蚌埠附近鄉村代表合組辦事處成立大會』的紙條。走進去一看，只見到處放着菜籠在賣青菜和雞蛋。一個老太婆面前放着一隻一尺直徑的茶籠，放滿着麵、葱和豆，問她付了多少錢，她說一百錢。高谷君不禁感嘆說：『誠然，一個中國人一天有一百文就可以生活了。』雞蛋四個銅子一只，就買了幾隻。走進成立大會會場中去看，似乎還沒有開始，桌子櫈子排得整整齐齊，交飾着太陽旗和五色旗，這情景宛像是所幼稚園。再往裏一探，看見一個戴金邊眼鏡的訟師似的人物，一看見我們，就笑嘻嘻的說：『請，請，』一面揮動着兩手。

一回到情報部來，木村部長和佐伯少佐正要乘汽車出去，一問梅本，說是上難民大會去的。於是又到東菜市場，會馬上就開始了。有懂得日語的三個人做通譯，日語的流利確很可驚，大約從南京那邊帶來的。軍隊方面由高橋參謀作日軍的代表，致了祝詞。……大會散後分發傳單，每人派到十份光景。……所謂代表，都是些純粹的農夫，大概不會得受甚麼教育，身體頗長，顏色墨黑，臉上的皺紋很深，接取傳單的手上都是骨節，像八角金盤那樣的粗大，他們就是看見日本兵，也不像街上人那樣裝出

笑嘻嘻。默默接了傳單，看也不看一看。但他們却又輪流的來討，拿到一張就退下去了，比孩子都煩人。但我對於這些朴實如土的農民們反覺得無限親切。這也許因為這些中國人和我認識的日本農民彼此極端相像，這些耐人尋味的愚樸的民族們，雖然好像被他們所不能理解的政治、理論、戰爭等打得昏頭昏腦，但他們仍舊充溢着不爲任何東西所屈的鈍重執拗的力量。他們像競爭似的隨處掀着鼻涕，把沾鼻涕的手在衣服上擦抹一下就算了，或把好不容易討來的傳單揩揩鼻涕丟掉，看到這種可憐的農民的行徑，心想這是敵人哪，自己禁不住笑了。

回來時天色已晚，因特務機關的人乘車上××去，自己一起趁車去了。××離開並不遠，到着一看，只見綠草初生的寬廣××上，整齊地排着數十架××機，同××機，風景很是爽快。二三日敵方飛機曾來轟炸過××，擲了很多炸彈，但據說飛機並沒有損害，只傷了二三個兵士。自己很想趁飛機散發傳單之便，想從上空看一看敵方的陣地，因此就向木村部長和佐伯少佐請求了，他們允許我有機會再說。事情畢後就同特務機關的人趁汽車一起回來，據說今天黃昏已攻陷了蒙城。

晚上找到了一副燒料的中國棋子，就趕緊用紙劃了一張棋盤，同木村大佐，佐伯少佐及岡田君等作聯盟戰，直至更深歇手。

五月八日

因爲鐵絲網上並沒有鋪被窩，只鋪了一層毯子，所以早晨起來混身覺得發痛。背心上照樣印着鐵絲網的痕紋。……當天因爲風的關係飛機未起飛，遲到一日的松森君，因受臭蟲咬，就趁空開始捉臭蟲。

天氣續晴，路大約好走了，因此決定出發。這幾天前綫戰況非常順利，我們所派在的，也就是高橋少佐行動俱在的某某本部，竟不知在甚麼地方。佐伯少佐拿了地圖到戰鬥本部代我們打聽去。這次的徐州大包圍戰，是想把結集在蔣介石費時七年所構成的堅固陣地上的五十萬大軍，加以消滅的殲滅戰，北方的華北日軍，自數月前即進兵攻擊華中的日軍，任務係在切斷敵人的退路，所以自南北進。作戰上的事這裏省略不談……佐伯少佐回來後將地圖推開，立即判明昨日本部的所在，但今日已進至何處却不明，且是否有路也不知道，即使有了路還不曉得通不通，不過佐伯少佐說到了懷遠就有兵站部，可以到那邊去問，昨日本部的所在地是仁和集。於是告了別，攝影班的梅本君也同去，兩人就趁了西君開的汽車。九時許出發，和大阪朝日的青色汽車同行。

這次並不走前日走的路，而是沿淮河直達懷遠。路很平坦。前面望見青色的山脈時，車到懷遠了。狹路上擁擠着運貨的汽車。到北圍的某某部隊去一問，說這邊是前田部隊××，於是到相離五百米的織田××事務所去，問訊之下也不曉得部隊到那裏去了，路雖確實通到兩三里前的蘇集，但再過去就不曉得了。因爲一則道路破壞不堪，再則還有散兵四伏在，何況還埋有地雷。昨日還在用運貨汽

車在拖，兵站上也在排除萬難用運貨汽車追及××，但詳情非得親自去看不可——一個身材矮小的少尉那樣告訴我們。從那裏出來，看見西君面止很有擔憂的樣子，於是我就說去了再說，回去總不行，反正沒有關係。路上看見工兵隊正在修理凹凸峻嶮的道路。注入淮河的渦河上面，有座名字很出色的觀月橋，工兵隊正在架橋。我們向站在橋塊手中拿着紅旗的工兵軍曹打個問訊，他說關於本部的位置是不曉得，不過可以到包家集，剛才工兵運貨汽車載着材料上那邊去，還來得及趕上。車子緩緩渡過觀月橋，穿過破壞的鄉村，眼前就豁然展開一片麥田。我們拿出地圖來按圖索驥前進，在巔嶺播播的堅硬道路上行撞着，好幾次跳起來，頭倒在車上。甚麼地方都找不到工兵隊的汽車。最初走的路，從地圖上曉得這是對的，但一出蘇集，路就縱橫交叉起來。一面走向麥田，竟找不到頭路，麥田裏的一條路，是軍隊通過時自然踏出來的，並不是最初原有的路。迷惑之間只得停下車來，但這時從我們來的方面開來的兩輛乘用車，中間乘着四五名將校，說是上本部去的，於是我們就托庇跟蹤在他們的汽車的後面，可是路全然沒有。在同一的地方來回打圈子，路壞透了，那兩輛汽車上說這樣子是無論如何也去不成的了，等路修好了再來吧，往後跟來也說不定，他們就那樣開回去了。我們被遺棄在一望茫然的麥田中，那怕調查地圖，拿羅盤針出來搜索方向，但因為沒有目標，就連現在處身在甚麼地點都不能曉得。忽然西君輕聲喃喃地說：『那不要是散兵吧。』固然在森林之中隱約可見二三個中國人的樣子。『是本地人，』但西君仍說『這可糟了，要不要回去吧？』『現在再回去放心好了。再向

四進折北試試看，」我說。『可是撞着了地雷不得了呢。』『那麼沒法，還是休息一會再說，』大家就在麥田中坐了下來。朝日的青汽車也說沒有辦法，因為茫茫無盡頭的麥田，實是駭人聽聞。麥雖已將結實，但附近村莊的農民不知都逃到那裏去了，連收穫的人都沒有。風飄來時萬傾青浪煞是好看。四處裏僅有土屋幾椽密集的未知的村莊，沒有山，後面盡是海樣似的麥浪。週圍有些高粱田。長尚沒有一尺。忽然西君叫說『來了，來了，』一看，見蘇集那部像浮在水平綫上的艦隊般出現了一隊運貨汽車。走近來一問，曉得是織田部隊和渡邊部隊，是在追上××的，於是我們又跟在後面繼續走起來了。路是到處壞的，橋都是斷了。每逢這樣的地方，前面貨車上的工兵就紛紛跳下來加以修理。在河浜淺處就用砍倒的樹木和高梁殼忽忽鋪成臨時的通路。我們的車子和朝日的青汽車因為沒有運貨汽車那麼堅固，傾陷了好幾次，推啦，用繩拉啦，最後終算渡過了河。要是單獨行，要追上××就休想。某通信隊架設電綫的電沿桿木麥田中一直一直的插着，沿這些電桿木走去，想來一定會到本部的。但展眼望去仍舊是無際的麥田，田中有兩三匹豬在亂竄着。此外還有幾匹長耳黑毛身幹細瘦的驢在田中悠悠閒蕩。牠們突然站住，耳朵向左右伸直，莫明其妙地望着汽車隊的走過。幾隻雞一面尋着食，一面從空屋的陰處走出來。野狗非常多，有些在田裏不知撕裂着甚麼東西吃。我們在某個村莊停下來稍為休息一下，外面人影都不見一個，只見在桑樹下的圓石上坐着一個樞褸的老太婆。起初這老婆子只是怯樣樣地偷望着日本兵，一回儻着腰站起來，不知爲甚麼忽然拍手拍腳怪模樣地號洩。

大哭起來了……

小小的村落中有四五十個兵在休息着。那是最初見的步兵隊，身上穿着汗濕髒透的軍服，各各負着行李散坐在家屋陰處或土堤上，柳樹下繫着兩匹耳朵伸長的騾子。隊上有個叫做廣瀨准尉的，給我們講起初渡淮河時張八營一役的戰鬥。聽他講來似乎是一次非常厲害的惡戰，六日朝担任攻擊的人見部隊戰死達百名，受傷的更有幾百。夜上又因下了大雨的緣故，泥土悉化成了泥沼，只得在泥水中涉渡前進，輕機關和小槍都因浸沾了泥水不能使用，有時在泥中爬過去時眼前忽然碰見了敵人，於是就在泥中幹着壯烈的白刃戰。這聽來不禁令人毛髮悚然……廣瀨准尉又講起一次更困苦的战斗：『藤野部隊長帶着十七名殘兵作突襲時，遭着敵人兩次的反攻，最後敵人雖然退去，但自己的小隊死了五個，傷了十六個。』說畢他面上不禁露出沮喪之色。

通信隊員一邊走，一邊架設着電話綫。負着電話綫架的兵士氣吁喘喘的，這也是一件頗費力的工作。我們穿過麥田進了村落。本部似乎也是剛到，只見馬繫在樹下，有的在卸行李，有的在喂水。所謂村落，也不過是一個名吧了，只是十來家土築的小屋，後來曉得是叫秦家村。我們去尋高橋少佐，才轉過污穢的茅屋角，迎頭就見在一張矮橙上坐着一位身材結實。相當年齡的將校，定睛一看，從映到眼裏的肩章上曉得此人是部隊長，馬上行了一個敬禮。高橋少佐却問來問去問不到。時間已將黑暗了，前面森林中的戰爭似乎愈見激烈，機關鎗聲連續不絕。

在村落外的麥田裏，先前就插着二根二丈光景的長竹桿，上面插有三角的紅旗，中間纏着繩索，有兩個包紮就釣在二竿之間的繩紐上。有一架飛機不絕在這上空打着轉。在插有竿子的週圍，就是對空班。麥田上推展着一塊隊號的布片。飛機轉了兩三個圈子逐漸低飛下來了，推進機的迴轉驟見緩慢，飛機就一直望下面豎下。等到將近橫張着的繩紐時，飛機上先垂下二條附有錘子的繩索，輕輕一勾，就連繩紐將包一起吊走了。機上就用手將繩抽進去。心想這到很稀奇，這架飛機是從××來的，大概戰鬥本部和前綫部隊關於戰綫上的一切聯絡，都靠飛機拋下或吊上通信筒行着的。

再一探問，發見高橋少佐正騎着馬從鎗聲激急的森林方面的麥田中過來。雖時光已是薄暮，但軍情報部的臂章和長長鬚子的風姿，却能看得清清楚楚。一走近去，少佐似乎也吃驚了『呀！來得真好呀！』他說。他樣子很受了太陽的逼灼，從馬上下來。『來得真好，路又是這樣，××的車又不來，真是完了。』嗣後就帶我去介紹給××部的隊長，參謀，副官及其他軍官等。管理部的小泉少尉分配了一所屋子給我，說『地方狹得很，姑且將就些吧，食糧請到那邊去領，』於是我就到分配所去領了。我和梅本君及西君三人，各各分得四天的食糧，計米七升二合，及干菜蘿蔔乾梅乾等。附近就有一條混濁的小河，就將米拿去洗了，開始燒飯。許多士兵都在那條河裏洗米。有的在提水喂馬……比起甚麼都不懂的梅本君和西君來，這時自己就顯得是內行了……爲不能讓敵人看見火光起見，士兵們就趁天尚未暗時，各各隨便選了個地方堆土積木的造起灶來，將飯匣吊在捧上，用高粱穀當作柴燒。我們

先吃了從蚌埭帶來的殘飯，將燒的飯留到明天吃。……

高橋少佐說：『幾時出發，是要看戰綫的變演的，恐怕你們也疲倦了，今天睡了再說。』房子家家都是像牛廐似的小而且髒。本部也設在頭都抬不起來的狹小地方，只得點着蠟燭展開地圖辦事。士兵們去搜索些高粱穀和什草來舖在地面上，作成臨時小屋，就算是露營了。敵方確是頑強，鎗聲始終不絕。一抹暈色的半輪明月，浮現在霞空之中。水畔不絕地絮括出蛙聲。在戰場上聽見蛙聲，分外覺得寂寞。……自己因為馬嘶蚤叮，轉側不能成睡，就走到外面來看看，在月光照耀之下，士兵們都因白天辛苦已極，這時在造成的草窠裏早睡得着着的了。可以聽見他們的鼾聲和軋牙聲。驟馬照舊在討厭地叫着。本部中似乎還沒有睡，因為在茅屋的窗上依稀可見燭光，無綫電機的發電聲，尤像遠處的鎗聲那樣悲愴。鎗聲仍舊不絕。蛙聲也持續不休。這許多樣的聲音更使人在月明之下感到無限的靜寂。再向前一望，見村落哨頭立着一個步哨的影子。劍光照耀得雪亮，自己不意想起了故鄉。

五月九日

聽見烏鴉的噪聒聲，走出來一看，見天色尙是薄暗。士兵們到處在架火煮飯，鎗聲已停，但隱約可以聽見砲聲。自己就用開水吃了茶淘飯。士兵們用棍棒打着馬的屁股罵說：『畜生，晚上吵得人家睡不着。』

到麥田裏去大便，蹲下身子，因麥桿高長，遮得甚麼也不見。心想難道沒有人在麼，却見麥叢中到處飄着縹緲的香烟……

只聽得一片嘩啦的喊聲，一看只見兩頭褐色的母牛正在開始猛烈相鬥。士兵們對於這種戰場上的意外風光，特別感到有趣，大家就圍上來。牛在廣場上縱橫奔跑，弄得土塵四濺。勝負却也不輕易能決定。這裏的牛以體態雄壯毛色豐富的居多數。水牛則不見。「這不是牛打架，是牛和牛間的問朝安，在鄉下的牧場上每天都見到的。」一個青年士兵這樣說。

出發。又向一望無盡的麥田中開始進軍。太陽漸升，天氣也逐漸熱起來。一下雨即變泥濘的路，在天晴時就乾而多灰。脚步踐處黃色的土烟冉冉飛起，在烟幕中進軍的部隊有時像影子，有時索性看不見。揹着紅旗竹竿的對空班坐騎，在前面先走，後面就是左右有騎兵保衛的隊部本部……各社的新聞記者把行李讓驢馬隊負了，自己跟着一起走。……這一片麥田正是可怕。大麥，燕麥，小麥，一片茫茫的麥海就是了。一直究竟將延續到那裏為止，連想像也不能。這裏令人所生的感想，不是單純的甚麼植麥啦，耕作啦。這每一顆的麥，無疑都出自中國農民之手種植培育出來的，向週圍一看，但見麥勢湧湧令人發生壓倒之感。這時我想起了在蚌埠難民大會中見到的農民們。完成這片偉大的麥田的，就是那些具有鈍重不屈的表情和八角金盤式手的農民。這也唯有是大地本身的人物，始能成就了這樣偉大的事業……

午後四時許，在馬集村宿營。仍舊是一些泥房子。我進了小泉少尉分配給我的一所茅屋，略略佈置了一下。和參謀部的中山中佐及高橋少佐在一起。『這種事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呢。』梅本君一邊抱憾似的，一邊開始殺雞除毛的料理。西君和管理部中另一個人要去領導糧車，一起坐了汽車到附近的村落去。但不久就回來了。據說因爲不斷聽見機關鎗聲，恐怕有危險，所以中途折了回來。一時另外找不到別的鍋，就拿飯鍋燒了雞湯。這人家恰好有一隻裝有鹽的小罐頭，就在滾的飯鍋中攝了兩把。是黑汁的岩鹽。高橋少佐的勤務兵齊藤一等兵及中山參謀的川原一等兵進來收拾房間，一看都是十分年輕的少年。『呀呀，辛苦了。』高橋少佐這樣說着走回來。不久又來了許多新聞記者，於是高橋少佐就走到院子裏將地圖推在地上講述最近的戰況。天已是暮色蒼蒼了……屋子裏舖了一些什草，預備吃夜飯。『怎樣，嘗嘗戰時料理黃鷄汁看。』我給高橋少佐送了一碗去。『謝謝，好得很。』他呷了一口。後來自己吃時才曉得鹹得不知所云，況且鷄又老得厲害，好得很什麼，根本談不上。

村的盡頭有一個池子，就跑到那邊洗臉去。一輪淡月懸空，眯着眼睛一看，無盡的麥田給微風吹拂着，模樣就像白浪拍岸一樣。路上有步哨放崗。遠方彷彿可聽見鎗聲和狗叫聲。鎗聲聽聽好像在左首，但又像在右首。後方也聽得機關鎗聲。心想我們是包圍在敵人中間了。回轉家來聽得中山參謀說『那怕是汽車，也不可在外邊瞎跑瞎跑呢。你們不是負的戰鬥任務，而是報道任務，所以格外了。』心想他這一番話算是甚麼意思，但恐怕因爲我們白天曾在沒有道路的田間乘汽車向離開部隊方面

的右首跑去，給傳令兵飛騎追來，告訴我們那邊有敵人在，囑付我們向部隊的左首走，所以現在說不定他就是指揮的這會事。……閒話之間，參謀部派人傳令高橋少佐馬上就去。『大約是傳單的事吧，』高橋少佐一壁說着，一壁就同中山參謀一同出去了。自己舖好一些草，預備睡覺。今晚大概又要受蚊蟲的攻擊。隔壁牛廊裏四五個兵正在大聲談話，似乎找到了甚麼老酒在喝着，語音也逐漸變得奇怪了，……一面笑談，一面在唱鴨綠江歌和磯歌。一回兒又有誰在哭，『這傢伙算是悲傷還是歡喜哪，』聽見有人在這樣說。聲音格外高了，只聽得一片嘻咧哈哈的笑聲。自己一壁隔着牆壁聽着，一面慢慢地睡去了。

五月十日

醒來時天已大亮。把飯熱一熱，作了一碗蔥花鹽湯。大瓶中尚有比較乾淨的水。底下盡是沉澱的黃泥。走到院子裏一看，昨夜唧唧叫的家鴨已經不見，只留下着一個蛋。昨夜睡了之後還聽見牠不停的唧唧叫，原來是俾人來拿禮物。昨夜鬧猛着的幾個兵士，這時正將大飯鍋裏的飯盛在飯匣蓋中，一邊呼呼地吹着，一邊在吃。……再走到外面一看，見一簇土堆上面放着一塊平石，把石頭轉開來，只見中間是一個蘊溢着暖氣的深穴。內部相當大，但因黑暗不十分看得清楚。心想是防空壕吧，但却家家都有的，大概是貯藏糧食的，並不是爲了戰爭特別造起來的東西。個個穴都是空的，糧食早一起帶着

跑了。把鴨蛋送給高橋少佐，『這真是好東西了，』他說着就生吃掉了。

午前十時出發。高橋少佐說今天只要整一整隊伍，並不需十分行動。行軍所經的路又是一片茫茫的麥田。到處都是一樣的風景。東北方面遠處可以聽見激烈的槍聲。大概是風的關係，一會兒靜，一會兒又好像就在左近。灼人的太陽炎炎的曬在麥田上。正午相近時到了王西莊。這是個有着二十餘宅小土屋的小村莊。這裏附近盡是這種窮酸相的小村落，在海樣似的麥田中像小島般浮現着。不過村落四週都有豐富的樹木掩蔽，多數是楊柳，新綠滴滴，頗使人賞心悅目。

東北方的槍聲這時愈來愈劇烈了。將汽車上裝來的前綫用的傳單，照原先分配好的交付了各部隊，各部隊的命令受令者這時都集中到本部，聽候參謀川久保中佐來傳達作戰命令，空氣緊張極了。我因為要到某某部隊本部去傳達命令，所以把傳單交畢，就帶了高橋少佐托帶往××部隊長的東西，趁汽車到孫莊去。但在一見相同的風景中簡直找不到目標，令人惶惑莫解的東西是太多了。在路上問問士兵豈但不知道，還胡七八糟的指示我上森林啦，北面啦，在麥田之中左去右來地兜着圈子。最初走進的村莊見有士兵赤着膊在洗襯衫，一面嘩呀嘩呀的喊，一看原來是在拍手趕牛。好像是砲兵。好容易尋到了孫莊。一停下汽車，即見前面樹蔭下有四五個軍官正在看一張推在木板門上的地圖，自己說明願見某某部隊長的來意後，那知坐在那裏一位年紀最大一些的大幹子，就是部隊長。於是就將高橋少佐所托的東西呈上，他沉着地說了聲『謝謝，』把高橋少佐名刺背後的字一看，又

說了一聲『謝謝』。討了一張覆高橋少佐的名刺，我就回來了。我看他們不絕在用電話向各部隊作聯絡，似乎部隊剛到不久，爲了整頓攻擊隊勢起見，樣子馬上就要出發。歸途中看見葱田，就拔了少許葱韭回來。部隊和同盟通信汽車似乎剛剛追到。同盟社的須藤，因兵站汽車已經到來，就拿了兩瓶麥酒到高橋少佐那邊來。客氣地說因爲一起只有兩瓶，所以只得分送一瓶。高橋少佐叫他不必客氣。吃晚飯時梅本，西君，齋藤，川原兩一等兵及自己，一共五人，各喝了一杯，着實可口。戰場上還有麥酒喝正是想也想不到的。不意看見門口有一座新打的灶，我們的新居，在我們未來以前，好像是新婚夫婦住的房子。門口門楣上橫粘着一張紅紙寫的『佳寓同心』，左右兩門是兩聯，上寫

良緣由人結

佳偶自天成

這裏左近的人家，不論在怎樣粗陋的門戶上，總喜歡貼些字跡鮮明，字句美麗的紅紙張，粗粗一看似乎和那窄的狹土屋很不相配，然而寫的却盡是希望一家幸福的話。這是和發散着強烈士香的麥田有着密切關係的。現在這些農民又逃到那裏去了呢？這裏附近更是不見半點農民的影蹤。可是伸縮在無人之地結着一球球豐富麥穗的廣大麥田，以及殘留在空屋門上的幸福相的紅紙，又何等執拗地充實着青春的生命呀。

麥田中設有彈藥糧秣的結集所。從好幾次運貨汽車上運下的彈藥箱，在麥田中高堆積如山。

心想大戰畢竟要開始了。用高粱穀搭成的衛兵所担任嚴事戒備。所面前恐怕給中國人看懂，所以僅用平假名寫了『衛兵所』的一塊標識，天開始夜了，披着薄暈的一輪朧月自東首推出。和遠方東北森林上面的雲片相映，不絕反射出閃閃的青光，又可聽得隆隆的砲聲，大概正在戰爭，這情景宛如雷鳴電閃。說不定也許會得下雨。

中山參謀一壁眺望着入口處爲煤燻黑的牆壁，一壁笑說等在這種地窖裏，倒好像做了護良親王了，可惜這裏沒有美女服侍，松澤參謀跑來，說今天趙家集約有敵三千……剛才從馬集出發途中聽得的槍聲大概就是了。管理部在分配各色各樣的糧食。不過宣告大家應該預先覺悟，糧秣總有一天將不能順利的分配……夜上又因臭蟲咬睡不着，走到外面一看，見月色很好。心想睡到停在樹蔭下的汽車中去，那曉得裏面早有捷足先登者在了，西君打着鼾睡得好好的。剛一閉眼，就給深夜的寒氣催醒了；冷得太厲害，只得硬着頭皮回到臭蟲羣聚的屋內。似乎家家屋子都有臭蟲，士兵一晚中在不停地進出着。白天雖灼人的熱，夜上却氣溫直下，連在外面露營都不可能。有許多兵士屋少不够分配，都找着地方搭起臨時假屋，在四週露宿着。也許是大家睡不着吧，只聽得不斷的低低談話聲；從高懸隙中望出去，只見慘白色的月光之下到處閃着點點紙烟的紅光。

五月十一日

午後二時許和中山參謀，高橋少佐及梅本君同路，帶了兩名衛兵，一起坐上兩輛汽車到昨天激戰所在的趙家集去。是在兩哩許的東北方。路上盡是塵埃，前面走的一輛車完全隱沒在黃塵之中。只見一塊黃的烟霧在疾馳，車子一出六間寬闊的道路，左首裏給一座圍有圍牆的莊園擋住了去路。這是一座完全用土砌起來的簡單的牆壁。四週圍有一條小河。路旁右首的凹地裏，躺著二個中國正規軍的死體，血漬尚未乾透。週圍亂拋着手榴彈和彈藥。把一個兵士胸前凸出的紙條抽出來一看，只是一張標價十二元半買錶時的證書。附記的日期是中華民國廿七年四月廿六日，保證在五年之內錶出毛病或擦油均可不化錢加以修理。再往袋裏一摸，固然摸出一隻克勒米懷中掛錶，錶面玻璃上染著血跡。一看秒針還在動着。放近耳邊一聽，只聽得的的地正確地走着。這時心中不禁感到一種異樣的感情，我仍舊將錶塞進屍體的袋裏。

路中到處都是砍倒柳樹堆成的障礙物。豬仔隨地慢慢地蹣跚着。凹下裏不見一個人影，只見在河岸的樹根下坐着一個老太婆，走近一看，看見她用團扇掩住面孔坐着……走進村落後才看見一個單穿襯衫曬得焦黑的兵士，聽說是中隊本部在這裏。屋內和外面都鋪着什草。有很多兵士擁擠在一起睡着。他們那種熟睡的姿勢，使人感到無限的淒慘。都因為白天的反覆激烈戰鬥，現在睡得就像泥塊一樣。留下担任警備的是吉田部隊。走進什亂無章的隊本部的低屋中一看，恰好隊長正睡着。高橋少佐心思想不便吵醒，就說過後再來，正想退出去的時候，那位身材高大鬍鬚滿面的少尉，一面扣

着軍服，從裏邊走了出來。據說戰鬥昨日上午九時開始，至六時始佔領了這小村莊。敵人的頑強和勇敢，真叫人吃驚。絕對不肯退走，有時甚至從圍牆中探出身來射擊並拋擲手榴彈，日軍衝入之後仍不稍屈的在各據點分頭肉搏。就在這裏的門口也曾大決鬥過。後來從中國兵身上搜得的日記中曉得在這裏的華軍約有一個聯隊，八日向某處根據地出發，十日到達趙家集，奉命死守該處。從這日記和其他二三文件調查所得，曉得在這裏的守軍係宋哲元直系部下的三十七師，是大學生軍等混合的部隊，兵力確數雖不知，大概有三千……大隊撤退後似乎尚有傷兵殘留在附近，今天早晨還在麥田裏搜出十來個人來，說來很抱歉，部隊長下令悉行殺掉了。我們這一邊的兵也被殺了不少。我們這邊參加這次戰鬥的是清水部隊，清水部隊隊長本人也親自參加和華兵格鬥，險遭不測。軍官中也有若干受傷的。華軍真勇敢，在日軍佔領之後尚作兩次的反攻……

到外面想去打聽一下戰死者 and 受傷者的姓名。附近盡是些土屋，僅有有圍牆圍起來的少數幾家房子比較大一些。大門和窗扉上照例張着黑字紅紙的對聯。橫軒上照例是『紫氣東來』，『天地皆春』及『人生春臺』、『根深繁茂』等字樣，門上的對聯是：

春爲一歲首 櫻花百花魁

土牆上用白粉大書特書地寫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武裝起來保衛鄉土』、『歡迎浴血抗戰將士』、『驅逐日本倭奴』等口號。我們回來的時候士兵們仍昏昏地睡着。我當心不出皮鞋

聲音地從他們身旁走過。

歸途時曾遇見一個兵士蹣跚地獨自在走着，問訊之下據說是害了腳氣病，預備步行到××病院去，因此就讓他上了汽車。到王西莊時，恰好遇見兵站的連絡車，於是把這兵士轉交了過去。

回來時看見在衛兵室的柱子上綁着一個俘虜，容色很是勇敢。翻譯正在向他盤問，心想好像有些像誰，突然間浮起了A的容貌。除了顏色比較黑一些，真是一色無二。那俘虜眼光不住滴溜溜地打轉，答覆着翻譯的訊問時聲氣很低。姓名是雷國棟，年三十二歲，屬於一百三十二師，出生地湖南省……他心裏早已明白着自己的結果。黃昏，三個帶槍的衛兵把雷國棟押到麥田裏去。人影漸走漸小，終於消滅在海樣的麥田裏。

五月十二日

天一亮就開始出發。行軍所經之地依舊是一片海樣似地麥田。蜿蜒連綿相接的部隊，分左右兩首在黃塵中進行着。

相近黃昏時，西首的森林中起了激烈的槍聲。本部進了叫做李莊的村落。輕機關槍的聲音不斷的吼叫着。山礮的轟聲在樹林中激起了回響。村落中開始有礮彈飛進來了。狹隘的村落中擠着車輛

和兵馬，形勢頗形混雜。走到山礮陣地所在一看，見部隊長和參謀等都在村盡頭的楊柳樹下用望遠鏡向西南角上一座森林中眺望。芹川部隊長走到礮兵觀測處去觀察透鏡。左近是一些土饅頭式的墳墓。出擊部隊似乎已經在前面和敵人對峙中了。只見前方的森林中烟霧騰騰。我們這邊的增援部隊散開來絡繹開往前綫。人形分散在麥田中愈見愈小，最後終於隱伏在麥田中了。山礮連續的轟聲似乎就在旁邊，轟然直劈耳中……報告傳來，華軍似乎在左首。芽牙隊長就命令打左首，小隊長隨即命令二十號礮手向左開放，一聲號令之下只見轟聲起處黃塵捲飛。前方的森林中捲起一陣像白烟似的東西，傳來隆隆炸裂的聲音。這邊和對方相隔不過千米。在對方戰綫上空有一架飛機在迴旋着。俄然起了突隆突隆的可怕聲響。飛機上邊不住地往下投着炸彈。濛濛的白色烟霧籠罩了整個森林。這時右首起了激烈的機關槍聲。敵方的子彈開始猛烈向本部射來。敵人似乎在開始襲擊了。『進房子中去！』參謀喊說。自部隊長起至參謀部全體退進村中。但梅本君却仍舊很勇敢的在攝影。兩人剛並排躲在土饅頭的背後，耳邊只聽得噓的一聲擦過，梅本就突然撲倒在地下一動都不動了。心想着了吧，子彈大概是彈着旁邊的桑樹擋過來的。樹皮都給彈破得露出慘白色的木肌。但梅本君却抬起頭來說：『吃了一驚呢，』似乎並未受傷。高橋少佐不知上那裏去了，到處尋不到。於是就走進村中，一問參謀部也不曉得，出來在村落中兜了好幾個圈子，最後終算曉得了，在傳達命令的一輩人中高橋少佐亦在內。這時天已薄暮。流彈好幾次幽然地從頭上飛過，在村落中的人有幾個受了傷，戰死了一

個高橋少佐曾自右首繞過戰綫到過第一綫。說戰爭確是艱難，並不如想像那麼容易。徐州方面的華軍似乎已經窺破我們遮斷他們後路的企圖，所以在爲五十萬的大軍繼續自側面殺開一條血路，那樣決死的戰着；一方面日軍也已深陷敵陣，此後的戰爭，將益發艱難了。

今天是滿月之夜，月色暗暗，機關槍却終夜不絕，頻頻發着悽慘聲調的子彈從屋頂上飛過，有時瀟瀟的射中了屋頂和牆壁。心中感覺到空氣異常緊張，一點聽不到大聲氣的聲響。可是在這彈丸嗖嗖的寂靜空氣下，驢馬却依舊從體中發出奇妙的吼聲衝破了這寂寞的大空。說不定這時正是驢馬的交尾期。這種懶洋洋的響音似乎在求配偶。又是這樣的叫了一夜。

兵士們數開高粱穀，就在月光下睡了。

五月十三日

天亮時已不聞槍聲，五六台輕戰車正向戰場疾馳而去。今天仍舊是好天氣。

我們住過一夜的小房子壁上，用針別着各色各樣的裝飾品……其中有一張卡片，拿下來一看，赫然書着『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軍警衛第一團二營八連連長譚選魁元鄉陝西』等字樣，兩側有一副柿色紙的掛軸，上書

興家立業財源主

治國安邦福壽神

牆壁和門口都貼有斗字形的福字紙，這是誰家都是一樣的。

高橋少佐召集新聞記者報告戰況——第一關於唐集子西北方區二基羅米的邵莊附近的戰鬥。參加部隊有松山三、前田、西村、駒井、松田、荒木田等各部隊。……伊佐部隊的三上中尉左肩爲彈穿過，中森中尉受迫擊炮彈片傷。第二，大寺、谷田、上田、阪、須磨、鎌田、大田、荒木各步兵隊及片山炮兵隊在吳家集東北三基羅米之孫瓦房發生最前綫衝突。華方以機關槍猛烈掃射，日軍一部向南，主力自東向西進攻，雖以炮兵協力攻擊，但因敵軍增加，黃昏的突擊仍歸無用，不得不向本隊求援。敵軍異常勇猛，據說漂悍的紅槍隊兵亦參加在內。第三，昨夜本部附近的戰鬥仍在繼續中，情況不明。

傷兵絡繹到來，放在衛生隊房子的前面……

高橋少佐害了肚子病，因此今天不騎馬，改乘汽車出發。午前九時出發。南風極烈，只見前面濛濛的烟塵，隊伍分成幾個行列自麥田中向北前進。午後二時左右到了一個小小的村落，休息了好一會。西北方面槍聲十分激烈。比昨日近得多了。流彈打在樹上將樹葉嗖嗖地振落墜在地上。幾輛戰車向麥田中猛衝過去。因爲覺得口渴，自己就用火油箱去從小河中提了一箱水來，倒在拾來的藥罐裏面煮茶吃。把算不得是茶的熱茶灌進喉嚨，頓時覺得舒服異常。於是接連喝了幾杯，那知喝得通身是汗。把剩下的裝進水瓶，再留下的一些都是變色的泥渣了，正想倒去的時候却聽得有人在說：『還有茶

嗎？」回頭一看，見背後站着二個汗濕透了的炮兵。「還有，」那兩個兵聽說過有，就急忙變成了快慰的表情……把剩下來的水泥水裝進了水瓶，道了一聲謝，就一步一跨的奔向黃塵濛濛的路上去了，我目送着他們的後影。……途中在田裏拾得了幾顆發青的杏子，咬了一口覺得又硬又酸，似乎尙沒有成熟。記得離開杭州的時候，看見枝頭上已開滿了紅白桃色的花朵。因而會害過思鄉病。

太陽開始傾西的時候槍聲仍舊不絕，有人想就在村落中宿營，但五時許決定重行出發。遊行隊伍又向黃塵冲天的麥田中開始進軍。河道甚麼全然看不見，只有一些小河濱，但也沒有多少水。說不定因爲是雨量少的關係。——在前方的村落上面有一架飛機在旋轉着。慘烈的轟炸聲不絕傳來。我們一行人已經到了韓村集，但因澮河橋已給破壞，車輛部隊無法通過。圍繞韓村集那條水壕的橋邊空地上停着不少貨車，常用車，及輜重車炮兵車等車輛。只有步兵隊伍着黃塵通過韓村集繼續前開。右手附近槍聲不絕傳來，流彈也不時從頭上掠過。剛才轟炸的恐怕就是韓村集。佔領尙不久，所以在村外繼續在交戰。村中央的一所望樓上面張着天綫，大概是無線電台。沿堤岸的散兵壕顯見都是臨時忽促掘成的，淺而狹，但任何一面都可以射擊。附近有許多尙不到一尺高的小山羊，懷着不可思議的神情左右跳望着通過的部隊。部隊的本部已先走在前面很遠了，走出到村端一看，只見赤色的夕陽正將向縹渺的麥海中沉去。輪廓顯明的血紅的夕陽，三分之一已沉沒在一直綫的麥田裏了。部隊蜿蜒相續地進行着。在右首霧樣的土烟中看得見馬隊的地方，大概是本部了。雖聽說車子不能行，

高橋少佐仍舊令開到能開的地方再說，汽車就在麥田裏顛簸的駛去。

追過部隊，經過了高高低低的道路不久就到了澮河的邊境。由於久不下雨，水量很少，中央低處只是流着五幅寬的水。也許是因為初次看見流水的緣故吧，反映在暮靄之下的水色，頗使人發生清澄之感。下流的橋業已被破壞，在最狹處有一條臨時用木柱作成的路在着。前後左右都是難下脚的泥濘路，從汽車上下來就小心翼翼的渡過到對岸。在對岸沿堤走着時天已全黑了，皎潔的月色灑酒遍了田野。我們向森林中的本部走去……士兵們都急急燒好吃飯，想趁開始夜行軍之前就是一分鐘也好的睡一會兒。所以不久之間澮河堤岸上都睡滿了白天疲倦已極的兵士，一倒下去就都呼呼睡着了。不久四下裏都是鼾聲。一羣螢火蟲自這邊飛去，消失在對岸的黑暗中。我和梅本君看到月光之下睡着的士兵姿態，不禁相對默視而笑。

我們回到剛才渡河地方的汽車中。勉強渡過河來的汽車，只有情報部的一輛……我們四個人就像臘腸般的塞在汽車裏面，一邊聽着工兵們枕着枕育的打樁聲，像森林中間的幽音似的，一面不知在甚麼時候在爲東方媚月所照射的玻璃水晶宮中睡着了。

五月十四日

在清晨曉月之下，許多車輛部隊都絡續開動了。我們亦隨着出發。橢圓形的絢紅的太陽，這時剛

從地平線吐出。樣子像一個上下壓扁的雞蛋。週圍依舊是一片無盡的麥田。前面隱約看見一座山。這是幾日行程來初次看見的山。三時左右終於追上了本部。腹病尙未好透的高橋少佐這時又改騎馬了。

我們不久進了在百善前面的一座有圍牆的莊院。大概是本地土豪的房子……門口綁有四個俘虜，個個都是正規軍，體格十分頑強慍悍。許多日本兵集在週圍，其中有懂得幾句中國話的，就搭三搭四的在盤問他們，不時發生哄然的笑聲，也有將點着的香烟啣在他們嘴裏。我每見中國兵和鄉下人，心裏總有些異感，他們和日本人簡直太相像了。而且不時能在他們中間發見像自己朋友的面孔。有時相像得太惱人了。這也許不外是自己的感傷，但彼此畢竟同文同種同是亞洲民族，廣義的思想也相差不遠，而現在居然忍心將這輩鄰人們的人們當作仇敵殺戮，心中真感覺到有些難受。……前幾天在王西莊遇見的雷國棟，就活像寫那封藏在自己袋子中的綿綿戀書的作者A某，心念及此，也就不忍再見那四個早抱着死的觀念的俘虜了。

……記得先前在韓集村左近的時候，發見前面有一個中國兵在，當我們走近的時候，他就掏出一個手榴彈來，我們以爲他向我們擲來，那知他將手榴彈抱在胸前，身子一伏，轟然一聲把自己壯烈犧牲了。他反正明白左右總是一死，與其做了羞辱的俘虜而死，不如自己一死乾淨多了。這真是令人爲之肅然。

黃昏時天色起了變化，招得雨來的風開始把柳枝兒吹拂得騷然翻飛。最怕游擊隊、地雷和下雨的西君，這時面上出現了陰愷的表情，雨終於下起來了。『完了，完了，』西君全然失望地說。

午後七時出發，夜行。因為天氣惡劣，讓汽車隊結集在百善，等明天追上來，我們就丟下西君走了。但唯恐繼續下雨汽車不能追上來，所以預備好了三日的米糧和罐頭食物。梅本君因負着一只爬山用的背囊，樣子似乎很吃力。……走了不久，麥田中央發見了一座小丘，本部就紮在上面。說不定是按着地形而設的。出發不久，西方的上空出現了青天，西沉的夕陽把週圍的流雲反照得絢紅。……午前二時到了有堅固城壁圍住的隄溪口。雖然因為是在夜間看不甚清楚，只見是有瓦房的市鎮。城壁也有兩重。一進第一個城門，看見狹狹房屋的左側排着有場車和汽車。因為看見插有情報部的旗幟，就走上探一探究竟，一看汽車手的西君蒙着毯子呼呼地睡在裏面。呼醒他後，他倒得意洋洋的說『呀，現在剛到有好東西在，』回頭一看，見火油箱中裝滿着雞蛋。

奪取隄溪口的前衛部隊的士兵們，都在附近人家打火造飯。急急的喫了，因為三點鐘不得不出發。對方的大部中央軍，前幾天似乎還在隄溪口，但這裏的先頭部隊達到時，却發見僅有少數的留守兵……

不久前衛部隊又在黑暗狹窄的小街中向月光普照的城外進軍去了。

五月十五日

兵士因聽說失火，大家都醒了。我們住的所在似乎是油坊甚麼的工廠，在粗木柵下埋着好多油瓶。四週圍着厚厚的磚牆，好像是一座空落落的倉庫似的建築物，大概是燒飯時兵士留下了火種，所以着起火來。但幸而僅僅燒着了遮窗的高梁穀，馬上就救熄了。這裏無論那一個村落，獨有牆壁建築得最爲堅固。起了火，總累不到鄰人家，凡是失過火的地方，總有一座頹壁殘留着，像笠帽編成的草屋頂一會兒就可再鋪好，所以雖屢次失火也很容易修復的。

到參謀部去時，看見川久保參謀正召集着傳令官們在發命令。各部隊的受命者神情都很緊張。因爲離開出發尚有相當時間，我就同梅本君一起上街去閒走一會。只見僅僅寥寥幾個居民。城牆和城門，倒很莊嚴，爲在附近所不易多見。城門的正面刻有『薰和門』三字。城牆上一並排都是槍眼。城牆兩側用白粉大書着一副對聯；上首是『大家竭力保衛祖國』，下首是『肅清漢奸鞏固後方』。此外就不見有甚麼抗日標語了。人家門口照例又是貼一些『天地皆春』、『根深繁茂』、『紫氣東來』……等紅紙張。難得見的瓦房倒也有十來宅。這裏好像出產酒的地方，掛着『睢溪銘酒』招牌的有好幾家。使我感服不止的，是寫的字個個都比在下要好得多。上『薰和門』上面去看看，極

目所見是一條在麥田中的通路，兩旁植有楊柳樹。渡過澮河之後，也許是因為土地肥沃，麥也長得盛，樹木也極其繁茂，不過多數是楊柳。奉命開往前線的部隊，絡繹經薰和門，穿越市街出來。在路兩旁又架着槍的，是等候開拔的隊伍。士兵的胸前個個都繫着一塊汗斑色的千人針，肩下掛着一個保護神……

同盟社的通訊記者們，在一家茶館似的人家的草堆上，坐着在談話。從軍記者的辛苦，恐怕也不輸於當兵的……

午後一時，穿過沿城牆的一條塵埃埋沒的小路，自裏門出發。路上塵土濛濛，前面都望不清楚。自渡過澮河之後，小河逐漸多了，到處都是赭土的土堤。前面有飛機在轟炸，且可聽見槍聲。不久又進了一個叫做孫圩的莊院中休息。看見井水異常清澈，口渴得很，也就顧不得不准喝冷水的命令，咕咕的喝了許多。走進莊門，看見幾家都是罕見的大戶人家房子……房子裏面似乎誰家都沒有人在。在一家人家的房門口掛着一條灰色綢的門帘，自己隨隨便便的跨了進去，只覺得鼻子中衝進一陣香氣。香倒使人心胸都為之悸動。這房間有三間寬，好像青年夫婦的香巢。房間中裝配的漂亮，也是為鄉下地方所不常經見的，洒落的鏡台，朱紅的箱子，青紅交繡的鞋木梳，錫的用具和銀子飾的大洋燈，在紅茶几上端端正正的放着。雙人睡的床，裏面還鑲嵌着三面鏡子。狹狹的房間中滿是為處身於茫茫麥田和泥屋的戰場中所難以想像到的不可思議的香味。茶几上擺着的四五本薄薄的小書，都是

香艷小說。綳的被就在我的兵靴下弄髒了。我閉攏眼睛之後，一種迄目前為止忘掉了的感覺，逐漸逐漸地執住了我。我跳起身來在鏡子中把自己的臉一照，睨視着滿是塵土和鬚鬚的自己的臉。突然搶着上面的一瓶花露水跑出房間。感到自己好像是個偷偷闖進人家的強盜，結果像陣上失風般倉惶地逃了出來。一到外面，就把花露水瓶塞拔開，在自己身上亂灑起來。這雖然是香水，但同塵垢一混，反變成了令人嘔心的臭味，使得梅本和西君都爲了搖頭不止。

因爲我們還得往前開拔，就出脚向前先走了。但等了半天還不見後面本部來。一間在場的少尉才曉得我們是先遣部隊，這裏就是最前線，最前面就沒有步兵，本部宿營還在後方。於是從黑暗中回轉來，本部原來就在我們剛才來過的孫坪莊內。進了有更樓的城門，右首是參謀部，情報部就在貼鄰。一進門，高橋少佐就笑說：『在那裏去做了迷路子來？』中山參謀也在。出發要在喫過夜飯之後午前二點半。幸而西君在睢溪口徵發得許多蛋來，就把這些蛋燒成山也似的副食品。這時天色已完全黑了。值日一等兵川原齋藤不知從那裏遠處去用洋油箱打了井水來。水很混濁。我和齋藤兩人在天井裏的草堆上相對着剝去葱毛。蠟燭光被微風吹拂得閃發閃發。齋藤也不待我問，就金牙齒一閃一閃地同我配談起來，他告訴我他們弟兄兩人一起奉召出征，阿哥已經在上海打死。……我問他弟兄多不多。他說一起只有兩個人，都奉命出征出來了，家裏却還有二老。我見他聲音低沉，就說我們雖然不惜爲國犧牲生命，但把可以省得的命作無所爲的犧牲，也可不必……還是應該看重生命。……

五月十六日

噴發着青烟的汽車，在一旁盡是一樣的松樹道上疾馳着。在松樹的行列間忽然發見一枝筆直舉着的槍口，正得得地瞄準汽車射來，但却並不容易射中，不過因為不停地射來，心想找一個閃蔽的地方去躲避一下，可是路到處都是一條筆直的松林路，心想這一下可糟了，不料忽然有人叫醒了。我張開眼來一看，除了隔着車玻璃的一片青色的月光外，甚麼也看不見。只是剛才夢中聽得的得得的聲音仍舊繼續着。勤務兵齋藤和川原兩人神色惶張地說：『這托你了，因為遲了就趕不上部隊！』這樣忽忽地說着，就將忽忽卷成的高橋少佐和中山參謀的鋪蓋塞了進來，急忙忽忽地跑去了。心想一定是敵人夜襲。因為聽得槍子着在運貨汽車上的激烈的聲音。

我套上軍靴，繫上綁腿，囑咐西君和梅本君儘可能的低下頭，把自己的鐵盔讓西君戴了，因為汽車夫中了彈是不便的，於是就執了手槍跳下汽車。外面漆黑，也不曉是甚麼時候。薄薄輕紗似的月亮的位置，正和城壁交錯成形。黑暗中只見士兵四處竄奔的影子。城牆上一片赤色的火光。城牆的中途也是火光熊熊。敵人已經襲進了孫圩，正從城牆的槍眼中向北射擊。我就躲進了靠城牆的一輛汽車中。裏面有一架輕機關槍和四個兵士在。離開城牆不過三十米光景。子彈的聲音馬上從耳邊嘯過，槍子紛紛從這邊射來。自己躲藏的那輛汽車噹的一聲給打了一個洞。停着廣場上的許多車子給子彈

打得一片響。

突然我貼旁的一個兵士倒了下去，跌出車外。其他幾個兵都呆若木雞。其中一個喊着：『睡在這裏不行！』我想那跌倒的一個一定中了彈，搖搖他不動，就把他抱到車背後蔭處。別的兵都嚇慌了。我的軍裝和手上沾滿了血水。我就大聲喊：『有沒有看護兵在？』立即從後面跑來了兩個。一看那兵的鐵盔上打了兩個洞。薄明之下的臉色益發見得蒼白。動都不動一動，我想大約當場死了，但他忽然張開眼來有氣無力地說了一聲是『頭』。我就安慰他不要慌，沒有甚麼大不了的。看護兵拿了繃帶來，由在場另外三個兵士幫助，一起將受傷者抬到約十米後方的一家人家。那裏已有二十來個兵士。在槍聲不絕響過來，打腳邊的子彈把塵土激得四濺紛飛。

我奔到情報部汽車停靠的地方，吩咐西君趕快將汽車開到那家房子的背後。其他的汽車也在迅速開走，在機關槍聲紛亂的黑暗中，汽車隊剛一開動，槍聲益發激烈了。有好幾輛車被擊中了皮胎和引擎，已經開動不得。我也躲進了一家人家背後。剛才受傷的兵此刻橫在運貨汽車上，但尚沒有死。……另外有二三個手或腳受了傷的兵正在叫着護兵紮繃帶。天還不肯亮。我們這裏除了汽車隊外並沒有步兵隊伍。僅有不多幾個勤務兵、衛生兵和工兵，其餘多是汽車手。子彈雖然不絕射來，却不是一個橡兵。因此竟無法應戰。只要天一亮就不妨了。停在離房子三米光景的盟友社的汽車，被打壞了橡皮胎，倒在那裏。幸虧這所房子好像是廟宇，甚麼的建築四週的磚牆很是牢固。附近除了這所房子

外，竟沒有一個遮身的地方。週圍有時是橡皮胎的爆裂聲，有時是引擎中汽油噴發的聲音。城牆上火也似的紅色的映光彈，默然地飛來。激烈的機關槍聲得得地打在牆壁上。擊碎的磚瓦紛紛跌落下來。可是躲在房子背後却很安全。

一响，週圍些少亮了些了，援救的步兵隊剛好趕到。那是松山部隊，我們的心中爲之一安。逐漸天也亮了。我們的機關槍在廟右用赤土石築成了陣地。隨着天亮，城牆已經可以看得清楚，在槍眼中閃動的中國兵也可以看見了。廟和城牆的距離約有四十米。城壁兩隅的鼓樓上，華軍的機關槍猛烈射來。我們這邊右翼陣地上的槍手，都是從容不忙的上等兵。我想不久我們就可重行奪得孫圩城。但事實並不這樣簡單。到後來曉得攻擊着實困難，情勢愈來愈危急了。城門已從裏面關緊。在城門正面深壕中的西村部隊，受着猛烈的掃射竟至出來不得。在廟右首散開的部隊因爲一些遮掩的東西都沒有，一歇功夫就去了兩個，於是就退集到廟背後來。……現在除了破城衝入以外沒有別法。可想對方的射擊愈來愈激劇了。我們這邊雖射中了對方的槍眼，却沒有半點效果。這時不知誰說起了城裏邊尚有我們的友軍在。我也很恐怕有人殘留在城裏，我自己在不多幾小時前還在城裏睡過一覺。可是誰殘留在那邊，又有多少人，却誰都不知道。總之大家相信有人在那邊就是了，因此大家的心上都覺得焦躁不安起來。右首機關槍防壘的石背後忽然撲出了一隻金黃色的雌雞，一壁在地面上啄食着食物，一壁走到麥田裏去了。

繫在廣場楊柳樹上的馬，兩頭仍舊用繩縛結着，另外兩頭不曉得甚麼時候斷了繩，竟寫着驚意的在彈雨中蹣跚着方步。四頭馬不時互相交替着叫出鐵鏽吊桶吊水般的怪聲。這時一匹白馬忽然後脚撲地跌倒在地上。鮮紅的血像細竹般從屁股上噴出來，流得一地赤紅。續停續噴的流了好多次。心想斷氣了吧，可是只見牠後脚痛苦地伸縮了好幾回，最後好不容易站了起來，又若無所事的在那邊蹣跚方步了。這時縛在樹幹上的一匹白鼻栗毛馬又突然跳了起來，似乎橫面上被射中了一彈，血像倒一般從兩側的鼻孔中傾瀉下來。這匹馬雖然出了許多令人看來惡心的血，却並沒有死，只繞着樹亂走。可見得都是比較強壯的動物。躲在廟背後的兵士們呆望着相繼爲對方流彈射中的羣馬。離開我們的所在只有二十米。最初臀部受傷的那匹白馬現在臥倒在地上，在祇自己傷口的血。可是這時另一匹白馬挨近過去，像說話般用鼻子磨擦着對方的鼻子，並用頸子互相撫摩。受傷的白馬站了起來，發出奇妙的呻吟聲。這聲音聽來已是非常軟弱無力。另外那隻白馬繞到受傷白馬的背後，突然舉起前脚，想從後面伏上受傷馬的背上。不知誰個投了一塊石子，兩匹白馬又分開了。這時最初受傷的白馬又給命中了一顆子彈，於是就長嘶一聲，用脚在地上抓了一回，就不再動了……其餘的幾匹馬也先後都中了彈。

留下來的幾輛汽車也都先後着了彈，四五輛運貨汽車迅速向陳將山駛去。情報部的汽車也在背後，一回已經不見。同盟社的汽車開始着火燒起來了。須藤君和高崎君兩人立即跳出去拖了幾

件行李出來，可是流彈橫飛，不可能將行李全部搬出。我向附近一望，看見僅有同盟社的記者，其他各社的記者似乎誰都不在。爲攻擊而散展開來的部隊，仍舊如最初的陣勢，在戰壕中動都不敢一動，簡直不能動就是了。沒有炮，光有步兵根本沒有辦法。對方的不斷射擊，似乎是並不臥倒在草地上射的時間一鐘秒一秒鐘的過去。

天已完全大亮。昨天好容易趕上來的那輛『大阪朝日』的青汽車，車身上滿是洞眼，因爲它靠城最近。這邊的一架運貨汽車，最前面的一架黑色乘用車，都被擊得像胡蜂窠。七點鐘光景，從那輛運貨汽車背後忽然跳出一個光穿襯衫赤脚的兵士，右手中的一支手槍搖着頭。在他背後跟着一個手執日本刀的老年軍官，兩人一齊奔向廟背後。最初那一個兵跑到第一輛車背後時就大聲喊道：『你們在幹麼，城裏邊還有日本兵在呢，還有三個人，池田伍長被殺掉了……咱們也是剛逃出來的，快些救去，在這裏歇着算甚麼，殺到城門去，突擊，突擊！』

樣子非常興奮。不停地亂嚷着甚麼。綜合這兵士的報告及另一個軍官的話，事情大概是這樣的：有五個憲兵昨夜殘留在城裏沒有來得及逃出。半夜醒來時只聽得槍聲，却不見誰在，街上左來右往都是中國兵。城門已從裏面閉上，門後上了門，並堆積着許多東西，樣子是不像開得開了。他們心想等着一定會有救兵來，所以在人家屋裏躲了一晌。可是過了不久池田伍長着急了，他就單身握着日本刀跑出來，一面抵抗着中國兵的射擊，給他居然衝到城門口，但終於死在城門傍邊。若林准尉和吉澤

上等兵好容易才逃了出來。部隊長聽見這樣說，就命令躲在廟後面的一隊預備隊從左首衝出突擊，帶劍的兵士一個個跳了出來。這時對方的機關槍恰好朝這邊的牆左首打來。兵士們一個個待子彈間斷時灣着身體跑過去……自左首向吉澤上等兵所在那輛汽車旁邊跳出去的一個兵士，剛跑近汽車就撲地倒了下去。看護兵馬上從廟背後跑出來。那兵似乎射中了腳，迅速給他縛上繃帶之後，就和吉澤上等兵兩人把他抱到廟後面。前面又有人在叫看護兵，看護兵應聲跑出去；右方却又有有人在叫看護兵了。左首望樓上對方射來的急激機關槍，竟打倒了廟左端的一角。

忽然聽得一種鈍濁遲緩像回聲般的隆隆聲。似乎是從陳蔣山頂上流過來的炮聲。最初認為是陳蔣山對面開始在打起來了，但却不然。不久在山麓的麥田中發出了激烈的炮彈爆炸聲。繼續在同地方落了好幾顆。對面開始在打迫擊炮了。炮彈最初落在遠處，捲起一陣陣黃色的烟霧，可是逐漸迫近向廟左右落來。轟然的響聲猛然自足下振動起。振耳欲聾的巨聲就在自己身旁。回頭一看，只見廟中央激起了濛濛的土烟。廟一共四進，左首是門，中間是院子。炮彈就落在中央的院子裏。在火焰中聽見說副官殿着了，有好多兵士奔過。一下有四人受了傷。我想這一回糟了，心裏逐漸感覺到不安。用步槍戰時我一點也不怕，也不覺不安……莫說步槍，就是機關槍的猛烈的射擊，只要能利用適當的地勢，決無射中之虞。目前更有磚瓦造的堅固的建築物在，更是絕對不會中的……

可是現在頭上却開始起了可厭的迫擊炮彈的炸裂聲。最初落得尙遠，現在逐漸縮短距離，迫近廟宇打來了。炮彈起着極像緞帶似的嗖嗖聲，卷着塵砂直向廟週圍打來。士兵們開始在廟後面開掘着壕溝，大家不作一聲。

才弄熄的同盟社的汽車，一回又復噴出黑烟，剎那間忽然熊熊地燒着了。……同盟社的須藤，眼望着三米前炎炎燃着的自己的汽車。路上經過千辛萬難才好不容易開到這裏，無線電機、照相機、影片其他大大小小的東西都在車裏，可是一點也沒有辦法，直燒剩一架骸骨。……

時間的經過格外覺得長。幾架陸軍的飛機發着噪聲飛過……

『戰車，戰車！』不知誰在這樣叫。只見輕裝的裝甲車，一壁搖着身子，自南首的森林中經過麥田走近來。不止一台，後面在塵埃中還有好幾台。一看見戰車來，大家覺得放心了。在午後一時光景一共來了五台戰車。戰車直接向城壁方面前進，直對城牆排成一排，一齊掃射起機關槍來。接着是一片激烈的槍聲。那時城牆上面的中國軍隊開始擲下手榴彈，四週繼續不斷地發出炮聲似的轟聲。一响，自右首數起正對城門的第二輛戰車退了下來，一轉身也開到廟背後來了。推開鐵蓋，裏面走出一位滿身是塵埃的曹長。……曹長是一個眼睛頗大人很和氣的人物。滿口東北方音，他說他們是屬於福井戰車隊，剛才把在別處參加戰鬥損壞了的車子修好後趕來的，因聽說孫圩友軍的形勢非常危急，不知現在情形又怎樣了——說着劃了根洋火抽起烟來。於是副官告訴他說這邊雖作了好幾次的突

擊，但因城牆堅固，無法破壞城門，因此找不到可以突擊的空隙。若使利用戰車去撞城門，想來一定能夠容易撞開，要是那樣，步兵就可以同時跟縱突擊了。那曹長說要是除此以外別無辦法，那就不妨試一試，不過戰車車眼細小，剛才在城壁跟頭也沒有看清楚地勢，因為從細孔中望出去非常容易發生錯覺，所以要是嵌進了凹凸不等的所在那就糟了，但從城裏逃出來的憲兵若林准尉說這一點倒可以放心，昨夜也有好幾台戰車在那邊經過，路雖不能說是平坦，却絕對沒有危險。城門後面的障礙，只是一些木頭椅子家具，用戰車開進去，沒有半點困難。於是戰車曹長考慮了一晌之後，就答應一試。在談話之間，好幾次的迫擊炮隊在左近轟然爆炸開來。曹長鑽進車中，右轉灣直向城門馳去，加入城壁前一排戰車的行列，所有的戰車好像休息似地一起停止了一下，就中一架直向城門開去。激烈的機關槍聲隨之而起，這邊的掩護射擊和對方的迎擊，只見子彈亂飛，如同一場大冰雹。

那輛雄糾糾的戰車一迫近城門前，車輪底下全給洶湧的黃塵包圍住了。城門附近忽然起了像雷轟似的響聲，手榴彈在戰車的四週紛紛炸起。車身也消失在黃塵中了。一會戰車自黃塵中退出，但不久又消失在向城門突進的塵土中。激烈的機關槍聲和手榴彈聲交錯而起。重復自黃土塵中出現的那輛戰車仍舊退了下來，一轉身又向廟背後開來了。曹長打開鐵蓋走出來，面色蠟黃，混身泥汗。他從袋中取出蝙蝠牌香烟，擦着洋火點了一支，手有些發顫。這時副官也從廟中走出來，曹長十分意味深長地深深吸了一口烟，然後告訴我們他已經去撞了兩次，吃了不少的手榴彈，城門只撞開了三尺，

光景。不過城門裏面障礙衆多，恐怕步兵不易突入。副官考慮了一晌之後，就決定請他再去試一下，但曹長說戰車已經中了不少機關槍，狹狹的車身裏面滿是藥莖，若不到安全的地方去整頓一下，恐不能充分協力，不過既然如此說，他就再去試一次，這一次希望馬上接應上去，而且城門左手貼鄰的一所房子，大有要起火的樣子，普通地方戰車還可以去得，要是火裏，那麼就是戰車也……曹長微笑說……

一回戰車轉過身子又回到我們這邊。曹長一壁打開車蓋，一壁抽着烟，說實在對不起得很，等準備好了再來幫忙吧，於是他當頭，五輛戰車轆轤轆過麥田，重復向剛在來的那座森林中去了。戰車一去，忽然大家的心上又喚起了難名的怯意。每次迫擊炮彈落在屋頂上時打得瓦片四飛。炮彈絡繹落在院子裏，死傷的士兵似乎已經不少。迫擊炮彈落在較遠的所在時，只發出噓噓的聲音，但落在附近時，却一些警告都無的就爆裂了。三點鐘時本部方面派來了一架飛機，逐漸逐漸自頭上降低下來。下面一看見機上的駕駛員在揮手，兵士就搖動旗子，這時飛機上就丟下一只附有紅白色尾的通信筒。大家因爲和部隊有了聯絡，就不禁展開愁眉。但通訊筒投在約卅米前的麥田中。一個兵士奉命前去拾取，對方大概猜着了，城壁上的機關槍直向通信筒落下的地方集中射去。那奉命去拾的兵士一口氣奔去，消失在麥田中了，暫時不見他有所動靜，心想莫非着了子彈吧？可是他已從麥田中爬着回來了。……通信文中是本部松山部隊長的命令，謂在孫圩東北四基羅地點的重炮隊伍，已爲華軍包圍，趕速前赴營救。可是我們的攻擊那怕有戰車掩護，還是找不到突擊的出路，雖然嘗試了好幾回的突

擊，却終於沒有成功，反犧牲了許多人。我走進廟中，廟裏面收容有不少傷兵，此外還有很多特務兵和各色的軍隊。這時迫擊炮彈正往我剛才掩躲所在的廟背後打來，轟聲震處，土烟紛飛，士兵們沒命的穿過烟塵逃進廟裏面。其中有面上掛着血的同盟社的荒木、高崎。迫擊炮彈又落到右首的廟屋面上。對方的炮彈，似乎益發向廟宇瞄準打來了。彈丸繞着廟的週圍紛紛落下，自己身上好幾次濺着泥土。一顆落在我附近的炮彈打死了不少人。我馬上自南首的廟正門逃出。鑽進五米光景前的一個土洞中，裏面先有四五個人在，繼我之後又來了四五個。大家都在廟裏面等不住了。我手裏緊握着一枝手槍。

在這個洞裏全是兵士，沒有一個下級軍官。而且其中幾個還是特務兵。他們手裏執有戰死士兵的槍刺，頭上戴着鐵盔。獨有我沒有鐵盔。士兵們說如果我開始進擊，他們就跟我一起進擊。我感覺到自己這時好像是小隊長了。我抬起頭來望望，見前面寂然毫無有進攻的樣子。激烈的機關槍正在向廟門磚牆猛射。落在洞前的子彈，濺得我們一身的土。

（剛才我從廟前的洞裏爬出來，再進廟中，寫這一頁日記。我的習慣雖好在一日終了之後才記這一日的日記，但目前對於自己是否再能終了一日生命，殊無把握。現在是午後六點二〇分。）

……迫擊炮彈好幾次落在身邊炸開，也不知犧牲了多少人，地上一片鮮紅。只是炮彈偶然沒有從自己頭上落下來，才保全了自己這條生命……想到這裏的兵士，都是上有父母，下有妻室，身為別

人之父的人。都是我們國家最重要的人物。士兵們個個都是鄉愁滿懷，渴思能早日歸國。可是只消偶然一顆子彈，剎那間就把這一切葬送了！……我不願死，我不願死！我不願死在這裏！……我雖相信自己已不乏勇敢，但却不願現在就死在這裏！可是誰又說得定自己不死在這裏呢？……我用手掘起了一些穴中的柔砂，感到頭腦中像在耳鳴一樣響着。我就在掘起來的土上用手指寫起父母的字來。抹去又重寫了好幾回，孩子和妻子的名字都寫到了。又閉上眼睛不知東扯西扯些甚麼喃喃地默禱着。我緊緊握住母親爲我做的，那隻守護神袋。心想在日本的骨肉親人的一片真心，也許真的會搭救自己。……不過心想要中的話，甚麼地方都會中的，於是重復走進廟中，炮彈飛來，泥土從頭上紛紛落下，心裏不禁有些忐忑。自己心雖不願意死，可是要死也是沒有辦法。我將兩手緊緊放在胸口，押住心房，想自己爲自己辯護不嚇，實際一定恐懼萬分。不過在外表上勉力裝出和平的樣子。遇圍有不少傷兵，大家光睜着眼珠不作一聲。要是誰說話，那怕是毫無所謂的話，大家都會着了魔似的凝神傾聽。大家只有坐待救兵，但是否取得聯絡，却誰也不曉得。同盟社的荒木鼻子和頭部受了傷，鼻子上面貼了一張胖創膏。高崎面孔緊繃地抱膝坐着……天時已近黃昏了，大家希望對方的子彈快快用完……只要能夠活下去，我總想要活，這麼一想，不禁想起了故國，心裏頓覺淒然，眼淚也險險乎奪眶而出，只有閉上眼睛默禱神祇保佑……

五月十七日

醒來時天已大亮。空氣清新，我就起身走到外面。水池旁邊水是白汎汎的混水。先把自己一雙爲血染黑的手洗了一下。心想臉上大概也給血染了，於是就擦了好幾次。只覺得臉上裂切發痛。心想莫受了傷吧，在池子裏面照着面孔，但只照出毛蓬了的鬍子，看不清別的甚麼。我感一陣衝動，很想同池子裏面的自己談話。因爲手巾和手帕都做了繃帶，只得用帽子擦乾了臉和手。帽子上也沾滿着血，發出一股血腥氣。衣服上也滿是血，可是沒有辦法……

自從遇見高橋少佐之後，就決定一起會同臨坂部隊的兵隊搭運貨汽車追上本部。但據說途中伏有華軍。昨日救援部隊開來時，曾受山上機關槍的猛射……先去偵察道路的兩輛車子，加足速度逃了回來，報告在瓦子房口方面的那條路絕對不行了，山上面槍彈沒命的射下來，汽車給打壞了兩輛。但高橋少佐說稍爲兜過一些就有路，不過得向右面走，於是他就指派停當汽車的怎樣分隔。多河中尉直接担当汽車隊的指揮。車上架好機關槍，兵士也個個武裝好準備隨時即可應戰。九點出發，一出村門就是一灣流水。經過石橋，左首就是山，在沒有樹木遮掩的山巒上面，似乎站着二三個中國兵，一看見我們這邊車子有十多輛，他們的人數也逐漸加多了，像樹木似的一排站着……追擊炮的炮彈隨即落到百米光景前的麥田中，擊得土烟四飛。但或許因爲距離太遠的關係，並沒有開機關槍過

來。不過我們的車輛併命加足速力，在凹凸不平的路上逃竄而過。我在車上給撞了好幾次，屁股給顛得昏天黑地。後來到了一個小村落等候徒步來的通信隊。士兵們紛紛跳下車，立即在村落中警戒。村裏面這時正盛開着血紅的石榴花。更配襯着青翠爽目的葦草。兵士們看見田裏面的中國百姓就捉，因爲這輩傢伙馬上就會去通知中國兵，所以最爲日軍痛恨。我無意中發現一集圓桶，打開蓋來看，且裏面藏着二十隻光景的小雞，裏面的鷄食碟子中，也沒有水也沒有食物，我一開，這些小雞就一齊伸出嘴吱哩吱哩地叫着。於是我手裏就提着手槍，去敲開旁邊一家人家的門。裏面也不答話，只是輕輕打開了門，一看是二個滿臉繃紋的鄉下老太婆。我就指指雞籠，作出要她去喂雞的姿勢，也不曉得她們懂不懂，只是滿面孔堆着笑意，無所爲地點點頭……我們的軍隊繼續冒着黃塵前進。黃土把人弄成了泥人的樣子，連口眼都張開不得。前面槍聲繼續不停。背後第三輛車子上忽然叫停，因爲引擎乾了。蓬蓬地冒着白烟。麥田中又找不到水。指揮官多河中尉命令大家將水瓶中的水拿出來，正也想得到兵士們。把水都倒在鉛桶裏。於是再前進。前面有樹林的村落裏，看見繫有軍馬。似乎已到了本部。時間剛近六點。汽車隊一走近，村落裏面就跑出了不少的兵。大家都奔近車來。四下裏都在說：『沒事了嗎？你好好，真擔心呢。』梅本和西君兩人也站在路傍。一看見我，兩人就揚揚手喊道：『喂！你回來了，回來了！』就追在汽車後面喊着：『好呀好呀……』

這地方叫徐井。在衛生隊那裏討了肥皂水來，把衣服洗淨，然後吃飯，感到自己燒飯吃好像已隔

得長久了……

梅本君招我一起大便去。走到外面，見這人家門軒上也是貼着紅紙的「五福來臨」兩旁是付對聯：

福滿門春滿乾坤

天增歲月人增壽

文句很是樸素。別的門上也是甚麼『龍門春色』『是又一春』『春雨江南』等等字樣的紅紙。門口的一顆石榴花樹滿披塵埃，發了茶黃色。風開始強烈地吹來，黃沙騰天，百步之外即不看見東西。是南風。

東北方面槍聲不絕。剛才汽車到時所聽得的槍聲，也不加緊，也不停頓，只是繼續響着。流彈斷續飛來，中間夾着迫擊炮的轟聲，也不曉得落在那裏。不過曉得我們已在敵人的包圍中。身子蹲下麥田中間時，笛也似的流彈聲音從頭上飛過。我仰着天，凹緊着肚子徐徐出恭。畢後，小心用土掩了。

八點半新聞記者來了，將孫圩的何況詳細作了一個說明。八點半外面天才開始暗起來。大阪朝日的岡田，念念不忘着青汽車，我告訴他因為車子最靠近城牆，早已完了，還是死了心吧。據說青汽車裏面裝着不少無線電機。一會新聞記者們回去了。自己就同高橋少佐和中山參謀三人，當心不給外

面聽見，點了臘燭，靜靜的扯東扯西談了不少話。被燭光反映着的中山參謀的臉，忽然很像父親。我屢偷看着中山參謀的臉。『爲甚麼那樣看我的臉？』中山參謀問。我不禁像少年似的紅了一紅臉。我就將老藏在軍服袋中的五六張照片拿了出來。照片自杭州灣以來早給汗浸成了焦茶色，折縐得很厲害了。『固然，這倒很像我。』中山參謀看到我的父親照片時，這樣說。『嗚，像得很呢，真一色無二。』高橋少佐也這樣說。『這是你母親嗎？』是你兩親都是日本典型的父和母。這是你的妻子吧？是了。可愛的妻子，絕世的美人哩。這些都是你的孩子嗎，都是天才神童呢。怎麼樣，平伍長，孫圩城的敗兵倒忽然神氣起來了哩！』我們大家笑了。我也許很有些舞之踏之地忘形現，總之，那一夜好像得到了難能可貴的團圓似的心上感到了一陣溫暖。

黑暗中鎗聲仍舊不停。自己將身子橫下草鋪的牀上，心想這一下總算安全了。可是蚤子却又在向我進攻起來。

五月十八日

到天亮槍聲依舊不絕。風也格外大了，黃塵萬丈把天都染成了黃色。氣候也較涼了一些。日渡過澮河以來天氣比較冷了。早夜尤甚。

孫圩仍舊沒有打下，華方的兵力反益見增加了。昨日黃昏我們回來時路上遇見的戰車隊，至早

要在今天十一點鐘始能趕到孫圩。據說在途中瓦子口附近碰見敵軍會相持了一夜。北方前綫，昨日在蕭縣和張二莊展開了激戰。所聽得的槍炮聲，都是從那方面來的。不時飛來的流彈，似乎就是來自張二莊。

像以前曾經警告過的，因為和兵站的連絡線不能圓滑進行，秣糧漸告終於少了。這裏附近既沒有草田，縱使有也還剛在發芽。豬也沒有，雞也沒有。連青菜都找不到。因此不得不省米煮些粥吃。遇見大隈朝日的岡田時，他告訴我因為沒有吃的東西，就殺了十幾隻小雞，俗語說有小雞時切莫殺母雞，所以他就把小雞殺了。可是也沒有鹽，沒有糖，調味的東西一樣也沒有，吃來沒有半點味兒。今天姑且過了，明天又不知這樣呢？

新聞記者交來待檢閱的原稿，是關於孫圩的記事。

夜上向記者們發表戰報。張二莊似乎苦戰很烈……張二莊是一個不十分高的丘陵，約有百來家人家，向南開有三面戰壕，門分南北兩門，中央是三層的望樓，家屋非常稠密，人家和人家間只隔得二尺光景。是個南北約二百米的集團部落，東首也有十來個村落。所有靠南首的門都給塞住了，誰家的牆壁上都挖有槍眼，全都是斜射的設備，中國兵在這種戰略上是非常拿手的。東首的村莊裏另外築有二條防綫，駐守有五六百名兵士，是一百八十師的軍隊，當地的人民也一起加入在幫助拋擲手

榴彈。目的似乎在掩護蕭縣退却的軍隊。在這張二莊據點的華軍，確是頑強，山本准尉所指揮的隊伍雖據有張二莊前面的村落，向張二莊攻擊，但華軍異常勇敢，後來高野部隊，步兵炮等一起參加，再加上吳莊方面趕來相協助的青木部隊，至十七日午後三時，山本准尉所領導的襲擊仍舊失敗了！

……華軍真厲害，半點也不表示退讓；雖用烟幕掩護施行突擊，但仍歸不成功。沒有辦法，只得等天亮時用工兵轟炸。今日上午六時工兵轟炸總算成功了，打開了一條突擊的路，可是因為地形的關係，雖佔據了一所房子，貼鄰的一家仍不容易攻下。躲在房子裏面的中國兵一連丟了五六顆手榴彈。……足達部隊長受傷之後由脇本少尉代理指揮。再將清水部隊增援上去，突擊兵雖迭次利用烟幕向望樓襲擊，終於沒有成功。於是脇阪部隊長決意放火將整個村落燒去，工兵即去拿製火放射機來，從福岡部隊中選出的幾名決死隊，偷偷掩近望樓，在鄰近人家點着了火……可是要攻擊挨戶投擲手榴彈出來的中國兵，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東方村落裏的敵人依舊頑強地自斜射眼中猛烈地射出機關槍……我們這一邊受傷的軍官有安達部隊長、遍上少尉、山本准尉，其他受傷的士官六十四人，死者二十人……

我們八時許本準備出發，但中止了。小泉少尉以下向蕭縣出發設營去了。因為前後方都在作戰，本部中間完全沒有步兵在。附屬於本部的兵士，只够担任夜間警戒。四週下都給敵軍包圍住了，形勢隨時可受敵人的襲擊。經理部、衛生隊、兵器部、管理部、通信隊、步兵、衛兵及騎兵的一些殘卒，湊攏來作

成了四方的抵抗綫，以作警戒。天已漆黑。不時響着炮聲和槍聲。

五月十九日

醒來時看見門隙間有亮光射進來，心想是天亮了，走出來一看，原來是月光。繫在石榴樹上的驢馬，一味地長嘶着。走到門外，只見四圍海也似的一片麥田。不見一個人，靜靜的猶像在故鄉之夜。突然後面有人大聲喝問是誰，一看原來是在楊柳樹下土堤上巡哨的哨兵，我就說了一聲『辛苦了。』自己也在這邊走動起來。麥田中有一座豎有白石墓標的坟墓。一角上是葡萄田，上面已有幾顆小小的水晶子。當然還不能吃，記得自己小時候也常到山中葡萄田去摘葡萄。……突然背後又有誰在大聲喝問，就馬上退了回去。

十時半出發。路上黃塵濛濛，也望不見前面的路。塵土猶如飛揚的灰砂。我們拖着兩條腿冒着黃塵前進。等到前方望得見蕭縣城中上衝的烈焰時，不久就看見了一列的城牆，我們並沒有進蕭縣城。取着城牆在左，迂迴向右的那條望山左的路，不久就到了黃山頭。無數的岩山就像海豹似的蹲着。附近有一座不十分高的岩山。岡田說這裏倒像山岳地帶，高橋少佐却說這是高原。……丘陵上面滿是結着紅色果實的石榴樹，樹枝都沉沉欲垂似的。赤紅的顏色刺人目痛。到處還點綴着青色的杏子。個個都沒有成熟透。這裏的所謂高原地帶，就是有幾座挾着麥田的丘陵，相當高的山也有。停在凹地裏

的幾輛汽車，都用楊柳樹枝偽裝掩護着。在附近有人正在處裏一條殺好的牛。兵士們像牛肉舖裏的夥計般，手法很高妙。梅本君說今天要弄炒牛肉請請我們了。

在佔領郝店時，發現有一所機器工場，但似乎是改製軍服等東西的，年輕的壯丁了不少。這裏是在近徐州的蕭縣傍邊，抗日思想似乎很普及，軍隊戰鬥時，時常可以發見百姓在內，相幫運彈藥，掘壕，其中也有相助兵士擲手榴彈的。有時你發見樣子龍鐘的老年人，提着手籠，其實這手籠中却藏着手榴彈。敵人手榴彈的多，真叫人沒話說，不知他們藏在那裏，後方儘多儘少的搬得出。在這附近村落的進口處，時見貼着『軍人家族優待』的條子。在蕭縣大概駐紮有一個師，大約師長以下都是帶着家族的。走上望樓去一看，看見有不少舉狼烟用的玉蜀黍殼。人家屋裏都很巧妙地藏着彈藥，要不然也就拿不出許多槍彈來了，莫怪我們去放火燒房子的時候，彈藥就像爆竹似的爆個不休。

在蕭縣一役中，我們這邊的損害，計有吉田少尉洞腹而死，松井部隊長在郝店頭部貫通戰死，機岡本部隊長受傷，佐分利部隊長戰死，兵士死者廿四名，傷者四十八名。

……在華軍俘獲品中，有幾挺英國和德國製的重機關槍，捷克製的機槍、步槍、彈藥、手榴彈、無線電氣、喇叭、肩章等。肩章是一二寸闊的布片，上面用青色寫着：〇（二十一師）。這次參戰的中國軍隊，有三師，二十一師和百三十九師。此外還有刻有百三十九師第二旅副官橡皮印及秘密朱註的

『蔣委員長訓詞抗戰檢討與必勝要訣』的小冊子。以及鉛皮製的襟章。肩章背面，一律寫着兩句句子：『不怕死，愛國家；不貪財，愛百姓。』

我走上柘榴的山崗。長夏的太陽正炎炎逼人。士兵們有的跑進人家去了，有的在柳下休息。到處地上鋪着雜草和高粱穀，身子睡在上面打滾。有的集在橋面下在互相談笑……一見兵士那種若無所爲的面孔，我不禁想起了在孫圩過的一日，自己感到自己對於這種事不能算甚麼特別的經驗。值得推荐的地方，半點也沒有。只是過着同樣單調的日子而已。上海、南京、徐州以及將來，戰場真是無限呢。我在孫圩所得的感想，是士兵們每天都在感覺着的。這也早已不成其爲感想。但這並不是辜負感想，拋棄感想，而是有一種超越感想的東西在……我正茫然站立在柘榴的山崗上時，下面似乎已下了出發的命令。兵士們紛紛從楊柳樹下站起來，有的打哈欠，有的伸懶腰。在人家房子裏的，在麥田裏的，在山上的，一剎時都聚集攏來，捐起槍，排好隊伍，就向東方開發了。一部分自森森海樣似的麥田中向右手山麓轉灣去了。一部分向左方蜿蜒進行。中央也有一條長蛇似的軍隊……

我加入的汽車隊，三點十分出發。在沒有道路的麥田中轉輾駛去。幸而幾日來多是晴天，車子在普通的地方還可以走得。要是下了雨，那就完全動不得了。所以也不只是最怕散兵，地雷和下雨的西君一人歡喜。最近西君因爲自己已經不怕槍彈，所以頗爲得意。他說他最近已經習慣了，最初聽見彈聲的時候，還自然而然的縮下頭去。現在已可以分清楚彈子的遠近，所以可以放心了。問他怎樣叫做

放心，他說放心就是安心了。汽車都用楊柳作成偽裝，因為道路不平，車子顛簸得非常厲害。那樣搖搖擺擺的幾十輛蒙着青葉茂枝的汽車緩緩走着時令人憶起了少年時代的『祇園祭』。等到前方望得見一直綫的土堤時，心想就要過津浦綫了，固然看見汽車隊的工頭部隊在爬上土堤，我們的汽車也上了土堤。前面是山，在山和這邊之間，仍是一片麥田。這時突然聽見槍聲，似乎是從山那邊來的。車輛急急驅下土堤。一看原來步兵部隊已經到了，斥候兵在土地的土堆側偵察前方。山炮的陣地上不久即將架好炮位。汽車隊仍舊開到第一綫，雖然橫側面會給對方看見。山兵殆乎牛山濯濯，褐色的土上只是稀疏地生着些雜草。據用望遠鏡偵察的兵士報告，在稜綫形的凹地上，對方築有兩條迫擊炮陣綫。本部似乎遠在後方於是就退回來。本部的所在地是叫做牛欄的小村落……不久就聽得槍聲和連續的炮聲。今天夜上我們曉得要吃一夜迫擊炮彈的了。汽車夫拿了葡萄酒來。這真是想不到的佳宴。據說蕭縣城內有很好的葡萄酒庫，所以水瓶中滿滿的裝了一瓶來。我和梅本和西君三人，就坐在地上暢飲起來……轉瞬間酒已喝盡。不久天也暗了。因為燈火管制的緣故，大家坐在黑暗中，我們仍睡在汽車上。雖然有些擠，但幸而蛋已吃完。近天亮的時候，忽有人發見貼旁那輛車上的前燈點着。誰在喊：『誰把燈消滅了啊，要給敵人射擊的呢。』我也注意到前燈點燃着，但仍沒有關熄，我就走下來一看，看見汽車夫座上躺着一個兵。說不定是喝葡萄酒喝醉了。所以翻身時觸動了開關。我叫他他也不醒。嘴裏咕嚕咕嚕的翻了個身。我把燈熄了，回到自己車上。三個人東扯西談，不知在甚麼時候

睡去了。

五月二十日

這次是在岩山山間的麥田行軍了。我們的行軍，到處都逃不了麥田。邱陵也悉埋在岩石中間。地層完全露出在周圍山肌上，不過紋理是縱的而非橫的。恰好是像斜紋條子一樣，窄看是斜，但實際却是筆直的。梅本君說這是因為近北方了。山自北首推來，到山西省就多是那樣的山……麥田到處綿綿無盡。岩山和岩山之間不分階限的開鑿着麥田，種植着高粱、芋頭及蒜等作物。山頂上似乎有人在探望這邊。用望遠鏡一看，見是當地的鄉人。隊伍一走過若干黑形蠕蠕越過山的稜綫，鄉民絡繹緩緩下山了。麥田中間有着百來匹的一團山羊。小河上面飛着幾隻青翼的蜻蜓。上面不時有飛機經過。在左首山側上空看見懸着像繭子般大小的氣球。據說進徐州城的某某部隊帶有氣球，所以有氣球懸着的地方，一定是徐州城了。前面對山處不絕傳來轟炸的聲音。大概是在轟炸撤退中的華軍。這時我們頭上來了六架飛機，發着脆裂的引擎聲逐漸低飛下來。山肌上映着飛機的黑色影子。一會兒黑影就落在海樣的麥田上。這時一架飛機上面像噴出白烟般的拋下了幾頂降落傘，別的飛機也一齊放下降落傘。每架放下了十來頂。麥田猶如蔚藍的毯子，降落傘就如同白色貝殼般浮在上面。幾十頂落下傘下面，都繫有黑色的箱子。那是投下的軍火。一等到落到麥田上，運貨汽車馬上開過去裝來。梅本

君說降落傘都是雙料紗布做的，所以拿來撕成當手帕用真是括括叫。一看果真是很好的紗布。在塵沙中行軍的兵士大都顯得很憔悴，但馬的瘦弱尤其顯眼。馬糧既不多，又沒有好的水。有的頭上戴着草笠，有的蒙着手巾或像簪子般的柳葉枝，骨稜稜的居多數。路上遇見胡瓜田，就割下來吃了，水分很多。軍隊繼續在塵埃飛舞的麥田中蜿蜒前進。

在二十五鋪城門前的戰壕中屍體狼藉不忍卒睹。附近戰壕縱橫，仔細一看，麥田下面都築有通路。這些膝射散兵壕，似乎掘成還不久，因土色尙新，也許是剛掘好的。堆積着的屍體也都是血漬未乾的新屍。屍體間已發見有蠕蠕蠢動的東西。我呆呆的望着，但突然感覺到自己竟會木然無睹地望着這種人間的慘狀。自己不禁愕然了。我已喪失人性了，我是一個惡魔嗎？……我不禁感到一陣寒慄，馬上別轉身子走開。沿着埋有百來個屍體的戰壕上面，站着許多鄉下人。多是女孩子，也有幾個蹣跚的老頭子。此外也有不少抱着赤裸裸的小孩在喂奶的女人。他們都痛惜地望着。他們那種惶恐不安的表情，真叫人難受。兵士們有的拿些果子和香烟送給孩子，她們却非常懷疑，不大肯接受。於是一個兵拿出刀來大喝一聲，那抱着小孩的女人才勉強受了……

汽車隊排着長蛇行列在開豁的麥田中走着，突然轟聲響處附近飛來二顆迫擊炮彈。槍子也絡繹飛來了。剛才一綫的汽車隊，這時馬上分作二行，三行，四行，以至無數單位，紛紛向麥田之中亂竄，猶如賽馬一般，均急急向麥田中一座廟宇的背後集中。廟西四十米左右，就是圍有圍牆的一個村落。東

首千米相隔的所在阡陌成行之處，只見叢山起伏，山麓之處可見電桿木，那是津浦綫了。槍聲似乎起自不遠的南方。激起的機關槍聲，使得山木都爲之搖撼，山炮之聲隆隆不絕……農民們絡繹躲到廟宇裏來避難，有抱着乳兒的鄉女，以及頭上蒙着布的剪髮姑娘。她們都遮掩了面孔。來不及遮的，也用鍋墨甚麼把臉塗染污了……

我們進了榆莊的城牆。順便在城門外拔了十來根蘿蔔。進口處有一座很高的望樓。城裏都是些粗陋的土房子，但在城中央却有爲附近所難得見到的一座大廟宇。向小泉少尉討了一間屋子。那是廟裏一間頗漂亮的房間，有朱漆的圓窗，格子的門戶。我們總算有了長久未見的木造房子住了。當我們燒着高粱穀煮飯的時候，部隊長關照不要讓華軍看見火光，因爲裏邊很黑暗，對方炮火會集中過來。我們馬上熄滅了火。槍彈繼續激烈地擊破屋瓦打來。山炮就在城牆外激激響着。我們小心翼翼在房子內偷偷的燒了一頓飯。中山參謀午前到徐州聯絡去了，回來時已是深夜十點。

五月二十一日

運貨汽車隊因糧食不夠，要到徐州去取糧。路雖只有四哩，但沿途散兵出沒無常，路上也不很安全。中山參謀昨天在路上也受過幾次狙擊。因爲我們這一隊並不入徐州城，所以新聞記者們都不很起勁。大阪朝日的三人，自告奮勇，一起高高興興搭着糧車去了。

飛機不絕飛過，遠遠聽得轟炸的聲音，大概是在轟炸撤退的軍隊。附近小河非常多，橋樑殆全部被破壞了。最初看到了大池潭，池中築有竹柵，大約是養魚的。因爲一路障害衆多，行軍很是遲緩。不時可以聽見激烈的槍聲，大概先頭部遇見了撤退的兵士。麥田中有一條用麥鋪成的很廣闊的路。麥穗全向南倒，顯然是華軍從徐州撤退時大隊通過的蹤跡。天開始夜了。

我們同蓮花、大佐指揮的設營部趁汽車一起先走，因天將黑，就開到湖里店，停下……我們到時前衛已經燒好飯，不久他們又在夜中出發。我們住的人家，倒有大半瓶裝好的清水在。這比甚麼都用得着。部隊到着時，天已很遲了。吃畢夜飯馬上睡交。梅本君就講起路上碰着散兵的事（因梅本步行和部隊一起到的。）這是黃昏以後發生的事。那時已是伸手不見五指，正在行軍中梅本君聽得身旁槍聲，不禁一嚇。聞詢之下，據說是在向撤退中的華軍開槍。這時牽着馬的兵，開始向旁邊走着的兵談起話來，因爲剛才因大家疲倦的緣故，都默然不語地走着，現在却忽然想談談；但旁邊的兵並不答復，再問一聲，一聽却是中國人的口音在說甚麼，心想這倒奇怪了，拉出來一看，却固然是中國兵，日本兵這一下真駭極了，大家嚷有中國兵隊混進來了。這麼一孟，有的給逃去，捉住的中國兵仍舊有五六個，大概都是退下來的中國軍隊。仔細一察方向，部隊正在向南方進孟，若果是日本軍隊，決計不會將徐州置在後面往南開的道理，大概因爲看不清楚，黑暗中誤認是撤退中的友軍，所以一起混了進來，而

且因爲大家都十分疲倦，誰都沒有開口。而且聽到了話聲，也聽不懂這是日本話，因爲自中國南北兩部調來徐州的中國軍隊，言語本來不相通的。所以對於日兵的問話，也當作了同國的異鄉語。幸而發現了，要不然還得帶他們一起上朔店來哩……第二次在路上又發見了二個中國兵，一個手脚受了傷，用碎布片包紮着，另一個似乎是負着受傷同伴一起來的——梅本君這樣說。

五月二十二日

今天大概不動了。因爲要在這裏等候關於此後行動的軍事命令。既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就同梅本君二人到街上去閒走，爲消閒起見，就一一把人家門上貼着的紅紙春聯都抄了下來。

門軒上橫貼的四字句，概如下面：

萬象更新	積家成家	地久天長	根深蒂固	穎川門第	大塊文章	千祥雲集
天地回春	裕國便民	對我生財	杏花春雨	陽開泰運	福祿來朝	民國萬年
等等						

在門扉兩旁的對聯（每兩行一對）：

好鳥枝頭皆朋友	落花水面盡文章
萬里雲霞開錦繡	三春花柳煥文章

花木四時新

江山千年秀

紅杏春啼鳥

青藜夜照書

生意如春來

財源如水源

生意春前草

財源雨後花

春氣春日氣春和

唱春歌春人春路

詩也好，字也好。在真誠藥堂的藥舖前是：

廣採九州藥

生活萬家春

在小學校中，則比較嚴肅了：

組織人民 鍛練人民 統一意志 團結精神

……街上有好幾座望樓。自滄河到這裏的村落，處處有這種望樓，這是磚造的很堅固的東西。街角上有一座福神祠，裏面安放着極質樸的神像；這種小福神祠也是隨處可見到的，不過這裏的一座規模較大。福神的掛軸也到處都是，宮弦啦，二十四孝的彩色圖畫啦，貼得很多。有一家人家有着一隻胡琴，倒是古懂，想把它拉一拉，可是剛從地上豎起來，絃絲忽然斷作二段。

高橋少佐同我說，部隊因徐州戰已經結束，我們仍舊要開回根據地……定於二十四日部隊出發。同日汽車隊也由井陘少佐指揮出發回蚌埠……